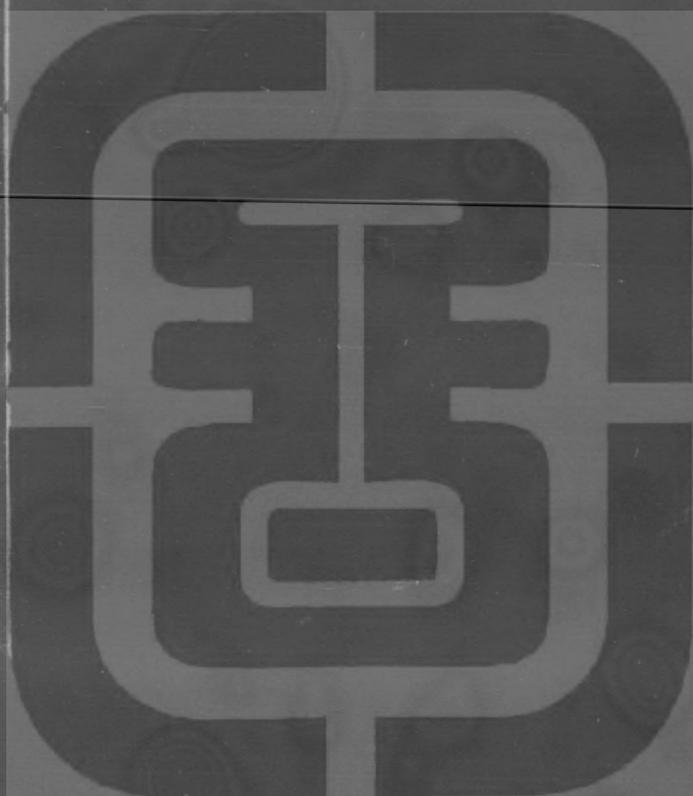


唐書



屈突尉遲張秦唐段列傳第十四

唐書八十九

宋 祁 奉 敕 撰

屈突通其先蓋昌黎徒何人後家長安仕隋爲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怒收太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史千五百人將悉殊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進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延衆死帝寤曰朕不明乃至是今當免悉達等旌爾善言遂皆以減論擢左武衛將軍蒞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其弟蓋爲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爲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

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迥煬帝即位遣特詔召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約若璽書召驗視敕字加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道及是書無驗諒覺變詰通通占對無屈竟得歸長安大業中與宇文述共破楊玄感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秦隴盜起授關內討捕大使安定人劉迦論反衆十餘萬據雕陰通發關中兵擊之次安定初不與戰軍中意其怯通陽言旋師而潛入上郡賊未之覺引而南去通七十里舍分兵徇地通候其無備夜簡精甲襲破之斬迦論并首級萬餘築京觀於上郡南山虜老弱數萬口後隋政益亂盜賊多士無鬪志諸將多覆通每向必持重雖不大克亦

不敢負帝南幸使鎮長安高祖起代王遣通守河東賊入不下高祖留兵圍之遂濟河破其將桑顯和於飲馬泉大懼乃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蒲將自武關趨藍田以援長安至潼關阻劉文静兵不得進相持月餘通令顯和夜襲文静詰朝大戰顯和縱兵破二壁唯文静一壁獨完然數入壁短兵接文静中流矢軍垂敗顯和以士疲乃傳餐食文静因得分兵實二壁會游軍數百騎自南山還擊其背二壁兵大呼奮而出顯和遂潰盡得其衆通勢感或說之降曰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死報爾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

力雖窮而人尚爲之感奮帝遣其家僮往召通趨斬之俄聞京師平家盡沒乃留顯和保潼關率兵將如洛旣行而顯和來降文靜遣竇琮段志玄精騎追及於稠桑通結陣拒之琮縱其子壽往諭使降通大呼曰昔與汝父子今則讎也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諸君皆家關西何爲復東衆皆捨兵通知不免遂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遂被禽送長安帝勞曰何相見晚邪泣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爲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爲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杲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甯曰

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特賚金銀六百兩綵千段判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討王世克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畧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任然疇昔陛下釋俘累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太息曰烈士徇節吾今見之及竇建德來援賊秦王分麾下半以屬通俾與齊王圍洛世克平論功第一拜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鎮東都數歲召爲刑部尚書自以不習文固辭改工部建成之變復檢校行臺僕射馳鎮洛貞觀初行臺廢爲洛州都督進左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謚曰忠後詔配饗太宗廟廷永徽中贈司空二子壽詮壽襲爵太宗幸洛思通忠節故詮以少子拜果毅都尉賜粟帛卹其家終瀛州刺史詮子仲翔神龍中復守瀛州初桂州都督李弘節亦以清慎顯既歿其家賣珠太宗疑弘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二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之思置不問故通之清益顯云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大業末從軍高陽積閱爲朝散大夫劉武周亂以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得

晉澮等州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等武德二年秦王戰栢壁金剛敗奔突厥敬德合餘衆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字文士及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引爲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克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敬德慄敢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者邪釋之引見卧內曰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胷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

敗之禽其將陳智略獲排稍兵六千王顧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它何相報速邪賜金銀一篋實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爲伏親挾弓令敬德執稍畧其壘大呼致帥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時世充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隋帝厩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敬德請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馳往禽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從討劉黑闥賊以竒兵襲李勣王勒兵掩其後俄而賊衆四面合敬德率壯士馳入賊上乘陣亂乃得出又破徐圓朗以功授王存立二副將軍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辭曰敬德起幽

賤會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徇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敬德開門安卧賊至不敢入因譖於高祖將殺之王固爭得免其後隱巢計日急敬德與長孫无忌入白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伺其發而後以義討之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與不取反得其咎大王卽不聽請從此亡不能交手蒙戮无忌曰王不從敬德言敬德亦非王有今敗矣王曰寡人

之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
決非勇王今自計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
尚何辭後又與侯君集等懇熟勸進計乃定時房玄齡杜
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邪因解所佩刀授
之謂曰即不從可斬其首以來敬德遂往諭玄齡等與入
計議隱太子死敬德領騎七十人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
下元吉將奪弓窘王敬德馳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官府
兵屯玄武門戰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
池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爲誰
爾來何邪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

不安遣臣宿衛帝意悅於是南衙北門兵與府兵尚雜
敬德請帝手詔諸軍聽秦王節度內外始定王爲皇太子
左衛率時坐隱巢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敬德曰爲惡者
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爲
第一賜絹萬疋舉齊府金幣什噐賜焉除右武侯大將軍
封吳國公實封千三百戶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
虜至涇陽輕騎與戰敗之敬德所得財必散之士卒然婞
直頗以功自負又廷質大臣得失與宰相不平出爲襄州
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
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

幾眇太宗不憚罷召讓曰朕觀漢史嘗怪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爲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橫恩不可數得免自脩飾悔可及乎敬德頓首謝後改封鄂國歷鄜夏二州都督老就第授開府儀同三司朝朔望帝將討高麗敬德上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滅帝不納詔以本官行太常卿爲左一馬軍總管師還復致仕顯慶三年卒年七十四高宗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弔冊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曰忠武給班劔羽葆鼓吹陪葬昭陵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飭

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粉爲方士術延年其戰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群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稍遂大愧服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繁水人爲王世充涑川長史與刺史崔樞挈城歸天子授檢校鄒州別駕累遷右武侯長史未知名李勣尉遲敬德數啓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爲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隱

太子死其徒攻玄武門銳甚公謹獨閉關拒之以功授左
武侯將軍封定遠郡公實封一千戶貞觀初爲代州都督
置屯田以省餽運數言時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納後副李
靖經略突厥條可取狀於帝曰頡利縱欲肆凶誅害善良
昵近小人此主昏於上可取一也別部同羅僕骨回紇延
陀之屬皆自立君長圖爲反噬此衆叛於下可取二也突
利被疑以輕騎免拓設出討衆敗無餘欲谷喪師無託足
之地此兵挫將敗可取三也北方霜旱稟糧乏絕可取四
也頡利踈突厥親諸胡胡性翻覆大軍臨之內必生變可
取五也華人在北者甚衆比聞屯聚保據山險王師之出

當有應者可取六也帝然所謀及破定襄敗頡利璽詔慰
勞進封鄒國公改襄州都督以惠政聞卒官下年四十九
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
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謚曰襄
十三年追改鄒國公永徽中加贈荊州都督子大素龍朔
中歷東臺舍人兼脩國史著書百餘篇終懷州長史次子
大安上元中同中書門下三品章懷太子令與劉訥言等
其注范曄漢書太子廢故貶爲普州刺史終橫州司馬子
排仕玄宗時爲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
院綴脩所闕累擢知圖書括訪異書使進國子司業以累

免官

秦瓊字叔寶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爲隋將來護兒帳內
母喪護兒遣使襚弔之吏恠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所問
今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志節完整豈久處
卑賤邪俄從通守張須陀擊賊盧明月下邳賊衆十餘萬
須陀所統纔十之一堅壁未敢進糧盡欲引去須陀曰賊
見兵却必悉衆追我得銳士襲其營且有利誰爲吾行者
衆莫對惟叔寶與羅士信奮行乃分勁兵千人伏莽間須
陀委營遁明月悉兵追躡叔寶等馳叩賊營門閉不得入
乃升樓拔賊旗幟殺數十人營中亂卽斬關納外兵縱火

焚三十餘屯明月奔還須陀回擊大破之又與孫宣雅戰
海曲先登以前後功擢建節尉從須陀擊李密滎陽須陀
死率殘兵附裴仁基仁基降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爲帳內
驃騎待之甚厚密與宇文化及戰黎陽中矢墮馬濱死追
兵至獨叔寶捍衛得免後歸王世克署龍驤大將軍與程
麟金計曰世克多詐數與下咒誓乃巫媼非撥亂主也因
約俱西走策其馬謝世克曰自顧不能奉事請從此辭賊
不敢逼於是來降高祖俾事秦王府王尤獎禮從鎮長春
宮拜馬軍總營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
瓶勞曰卿不卹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

割以啖爾况子女玉帛乎尋授秦王右三統軍走宋金剛於介休拜上柱國從討世克建德黑闥三盜未嘗不身先鋒鏖陣前無堅對積賜金帛以千萬計進封翼國公每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槍刺於萬衆中莫不如志以是頗自負及平隱巢功拜左武衛大將軍實封七百戶後稍移疾嘗曰吾少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安得不病乎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琢石爲人馬立墓前以旌戰功貞觀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後四年詔司徒趙國公無忌司空河間王孝恭司空萊國公如晦司空太子太

師鄭國公徵司空梁國公玄齡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公瑀輔國大將軍褒國公志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弘基尚書左僕射蔣國公通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鄖國公開山荊州都督譙國公紹荊州都督邳國公順德洛州都督鄖國公亮吏部尚書陳國公君集左驍衛大將軍郟國公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知節禮部尚書永興郡公世南戶部尚書渝國公政會戶部尚書莒國公儉兵部尚書英國公勣并叔寶並圖形凌煙閣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凌煙閣者凡七人徵士廉瑀志玄弘基世南叔寶皆始終著名者也

唐儉字茂系并州晉陽人祖邕北齊尚書左僕射父鑿隋
戎州刺史與高祖善嘗偕典軍衛故儉雅與秦王游同在
太原儉爽邁少繩檢然事親以孝聞見隋政寢亂陰說秦
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儉曰公日角龍廷姓協圖讖係
天下望久矣若外嘯豪傑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
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高祖曰湯武之事豈可幾然喪亂
方剝私當圖存公欲拯溺者吾方爲公思之及大將軍府
開授記室參軍渭北道元帥司馬從定京師爲相國府記
室晉昌郡公武德初進內史舍人遷中書侍郎散騎常侍
呂崇茂以夏縣反與劉武周連和詔永安王孝基獨孤懷

恩于筠率兵致討儉以使適主軍會孝基等爲武周所虜
儉亦見禽始懷恩屯蒲州陰與部將元君實謀反會俱在
賊中君實私語儉曰獨孤尚書將舉兵圖大事猶豫不發
故及此所謂當斷不斷而受亂者俄而懷恩脫歸詔復守
蒲君實曰獨孤拔難歸再戍河上寧其王者不死乎儉恐
必亂密遣劉世讓歸白發其謀會高祖幸蒲津舟及中流
而世讓至帝驚曰豈非天也命趨還舟捕反者懷恩自殺
餘黨皆誅俄而武周敗亡入突厥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
秦王帝嘉儉身幽辱而不忘朝廷詔復舊官仍爲并州道
安撫大使許以便宜盡簿懷恩皆產賜儉還爲禮部尚書

天策府長史檢校黃門侍郎莒國公仍爲遂州都督食綿州六百戶貞觀初使突厥還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取乎對曰銜國威靈庶有成功四年馳傳往誘使歸款頡利許之兵懈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身還歲餘爲民部尚書從獵洛陽死羣豕突出于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爲罷獵詔其子善識尚豫章公主儉居官不事事與賓客縱酒爲樂坐小法貶光祿大夫永徽初致仕加特進顯慶初卒年七十八

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襄少子觀爲河西令知名孫從心神龍中以其子駿娶太平公主女擢累殿中監駿太常少卿坐太平黨誅

儉弟憲憲字茂彝仕隋爲東宮左勳衛太子廢罷歸不治細行好馳獵藏亡命所交皆博徒輕俠高祖領大原頗親遇之參與大議義師起授正議大夫置左右尤所信倚封安富縣公武德中進累雲麾將軍加郡公貞觀中終金紫光祿大夫

喬孫次字文編建中初及進士第歷侍御史竇參數薦之改禮部員外郎參貶出爲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臯鎮

蜀表爲副使德宗諭皇寵之次身在遠久抑不得申以爲古忠臣賢士罹讒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事爲辨謗略三篇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刺史憲宗立召還授禮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憲宗雅惡朋比傾陷者嘗覽辨謗略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凡君人者宐所觀省然次編錄未盡卿可廣其書傳師乃與令狐楚杜元穎論次起周訖隋增爲十篇更號元和辨謗畧

子扶字雲翔仕歷屯田郎中大和五年爲山南宣撫使內鄉倉督鄧琬負度支漕米七千斛吏責償之繫其父子至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扶奉申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天下監院償逋繫三年以上者皆原進中書舍人出爲福州觀察使濫殺人風績不立會卒奴婢爭財有司按其貲至十餘萬時議蚩薄之

扶弟持字德守中進士第大和中爲渭南尉試京兆府進士時尹杜悰欲以親故託之持輒趨降階伏悰語塞乃止累遷工部郎中出爲容州刺史遷給事中歷朔方昭義節度使卒

子彥謙字茂業多通技藝尤工爲詩負才無所屈乾符末避亂漢南王重榮鎮河中辟幕府累表爲副歷晉絳二州

刺史重榮軍亂彥謙貶興元參軍事節度使楊守亮表爲判官遷副使終闕壁二州刺史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父偃師仕隋爲太原司法書佐從義師官至郢州刺史志玄姿質偉岸少無賴數犯法大業末從父客太原以票果諸惡少年畏之爲秦王所識高祖興以千人從授右領大都督府軍頭下霍邑絳郡攻永豐倉摧鋒最歷左光祿大夫從文靜拒屈突通于潼關文靜爲桑顯和所襲軍且潰志玄率壯騎馳賊殺十餘人中流矢忍不言突擊自如賊衆亂軍乘之唐兵復振通敗走與諸將躡獲於稠桑以多授樂游府車騎將軍從討王世充

入馬跌爲賊禽兩騎夾持其髻將度洛志玄忽騰而上二人者俱墮於是奪其馬馳歸尾騎數百不敢近破竇建德平東都遷秦王府右二護軍隱太子嘗以金帛誘之拒不納秦王即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實封九百戶詔率兵至青海奪吐谷渾牧馬逗留免未幾復職文德皇后之葬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內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帝歎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改封襄國公歷鎮軍大將軍貞觀十六年疾帝臨視泣顧曰當與卿子五品官頓首謝請與母弟乃拜志感左衛

郎將及卒帝哭之勸贈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陪葬昭陵
謚曰壯肅三世孫文昌

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世客荊州疏爽任義節不為齷齪
小行節度使裴胃禮之胃採古今禮要為書數從文昌質
判所疑後依劔南節度韋臯臯表為校書郎宰相李吉甫
才之擢登封尉集賢校理再遷左補闕憲宗數欲親用頗
為韋貫之奇詆偃蹇不得進貫之罷引為翰林學士遷中
書舍人遂為承旨穆宗即位屢召入思政殿顧問率至夕
乃出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踰年自表還
政授劔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文昌素諸蜀利病大抵

治寬靜間以威節不常仕也群臣重其長慶二年黔中
叛觀察使崔元略以聞文昌使一介開曉蠻即引還彭澤
蠻大酋蹇祿來請立石刊誓脩貢獻入遷兵部尚書文宗
立拜御史大夫進封鄒平郡公俄檢校尚書右僕射平章
事節度淮南太和四年檢校左僕射徙帥荊南州或旱禮
解必雨或以雨過出游必霽民為語曰平不苦禱而雨雨
不愁公出游南嶺襄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
屬讓即日解而去復節度西川九年卒贈太尉文昌先墓
在荊州忠孝亭三必為以音樂歌舞祀者議其非少異
襄宗向少諳及長相享用奢侈士議元替

子成式字河士推諫為校書郎博學鴻記多奇篇秘籍侍
父于蜀以受命故又昌道吏自其意諫止明日以推克
徧遺幕府人為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復用者衆大驚擢
累尚書郎為吉州刺史終太常少卿著西陽書數十篇子
安節乾寧中為國子司業善樂律能自度曲云
贊曰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為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
兩君而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從而
大功立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投幾之會聞
不容緹公謹所以抵龜而決也

屈突尉遲張表等列傳第十四

二劉殷許程柴任丘列傳第十五

唐書九十

宋 祁 奉 敕 撰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少以蔭補隋右勳侍大業末從征遼
貲乏行反汾陰度後期且誅遂與其屬椎牛犯法吏諷捕
繫歲餘以贖論因亡命盜馬自給至太原陰事高祖又察
太宗資度非常益自託由是蒙親禮出入連騎間至卧内
兵將舉弘基募士得二千人王威等鯁大事弘基與長孫
順德伏閣後麾左右執之從攻下西河宋老生敗棄馬投
斬弘基斬其首拜右光祿大夫師至蒲引兵先濟河下馮
翊為渭北道大使命殷開山副之西狗扶風衆至六萬南

度渭次長安故城振隊金光門隋將衛文昇來拒弘基逆擊擒甲士千餘馬數百時諸軍尚未至弘基最先勝高祖悅賜馬二十匹京師平功第一授右驍衛大將軍討薛舉戰淺水原八摠管軍皆沒唯弘基一軍戰力矢盡為賊拘帝以臨難不屈優護其家仁果卒乃克歸官之如初劉武周犯太原弘基屯平陽復陷賊俄自拔歸授左一摠管從秦王屯栢壁以勁卒二千繇隰州趨西河躡賊歸路賊銳甚弘基堅壁儲勇及宋金剛遁走率騎尾之介休與王合擊大破之累封任國公從擊劉黑闥還除并鉞將軍會突厥患邊督步騎萬人備塞自幽北東拒子午嶺西抵臨涇

築障遮虜貞觀初李孝常等謀反坐與交除名為民歲餘起為易州刺史復封爵召授衛尉卿改封夔國以老乞骸為輔國大將軍朝朔望祿賜同職事太宗征遼召為前軍天總管戰駐蹕山有功累加封戶至千一百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襄始弘基病給諸子如婢各十五人田五頃謂所親曰使賢固不藉多財即不賢守此可以脫飢凍餘悉散之親黨子仁實襲封

殷開山名嶠以字行世居江南祖不害仕陳為司農卿陳亡徙京兆為鄠人開山涉書工為尺牘為隋大谷長高祖兵起召補大將軍掾從攻西河為清北道元帥長史時關

輔羣盜驚力自張不相君命開山招慰皆下與劉弘基屯
故城破衛文昇之兵賜爵陳郡公遷丞相府掾以吏部侍
郎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卧營委軍於劉文靜誠曰賊
方熾邀速戰利公等毋與爭糧盡衆枵乃可圖開山銳立
事說文靜曰上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宜逗機制
敵無專以賊遺王也請勒兵以怖之遂戰折塹爲舉所乘
遂大敗下吏當死詔貸之除名爲民頃之從平仁果復爵
位兼陝東道行臺兵部尚書遷吏部從討王世充以功進
爵郎國公征劉黑闥道病卒王哭之慟詔贈陝東道大行
臺右僕射諡曰節貞觀十四年與淮安王神通河間王

恭民部尚書劉政會俱配饗高祖廟廷永徽中加贈司空
劉政會滑州胙人隋大業中爲太原鷹揚府司馬以兵隸
高祖麾下王威等旣貳秦王欲先事除之遣政會爲急變
書告其反時募士已集乃執威等囚之然後舉兵政會功
也大將軍府建爲戶曹參軍遷丞相府掾武德初授衛尉
少卿留守太原調輯戎政遠近懽服會劉武周寇并州晉陽
秦桀舉應之政會爲武周所擒每密表賊形勢旣平復官
爵歷光祿卿封邢國公貞觀初轉洪州都督卒太宗手詔
政會昔預義舉有殊功葬安吳等於是贈民部尚書諡曰
襄後追徙渝國子玄意襲爵尚南平公主高宗少時爲汝州

刺史

次子奇長壽中為天官侍郎薦張鷟為司馬靈為監察御史
二人因申屠場以謝奇正色曰舉賢本無私何見謝聞者
皆竦後為酷吏陷被誅

七世孫崇望字希徒及進士第官歙王凝辟轉運巡官在
安潛帥許及劔南崇望兄弟四人同幕府世以為才安潛
入為吏部尚書崇望又以負外郎主南曹選事清辨僖宗
幸山南王重榮怨官豎不肯率職時高選使者即河中鏘
諭使自新崇望以諫議大夫持節往既至陳君臣大義動
之重榮順服請誅朱玫自效使還稱旨擢翰林學士昭宗

即位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濬伐太原崇望
固執不可濬果敗代為門下侍郎判度支玉山都將楊守
信反夜陳兵闕下帝列兵延喜門命崇望守度支庫遼日
含光門未開禁卒左右植立將大掠長安中俄聞傳呼宰
相來者門闢崇望駐馬勞曰上自將在中營公等禁軍也
不帝前殺賊取功而苟欲剽掠成惡名乎士皆唯唯至長
樂門賊望兵至乃遁去軍中咸呼萬歲是日京師不亂繫
其力進尚書左僕射朱全忠謀取徐泗表請以大臣代時
溥乃授崇望武寧軍節度使溥拒命崇望還為太常卿會
王珂王珙爭河中詔以崔胤為節度使珂李克用壻也太

萬曆十六年

皇朝通志卷五

四

原邸吏薛志勤曰崔公鎮河中不若光德劉公於我公最善光德崇望所居坊也後李茂貞王行瑜入誅執政坐是貶昭州司馬行瑜誅克用直其寃召爲吏部尚書會王搏以吏部輔政徙兵部王建欲奔東川詔崇望爲劔南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至建已使王宗滌知留後崇望乃還爲兵部尚書卒贈司空

元崇龜字子長擢進士仕累華要終清海軍節度使廣有大賈約倡女夜集而它盜殺女遺刀去賈入倡家踐其血而覺乘扁亡吏跡賈捕劾得約女狀而不殺也崇龜方大饗軍中悉集宰人至日入乃遣陰以遺刀易一雜置之詰

朝群宰即庖取刀一人不去曰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亡矣崇龜取它囚殺之聲言賈也陳諸市亡宰歸捕詰具伏其精明類此姻舊或干以財率不答但寫券支圖與之然不能防檢其家既沒有鬻珠翠羽者由是名損弟崇魯字郊文亦第進士擢左補闕翰林學士僖宗避難山南爲嗣襄王煜文館脩撰得不誅景福中以水部郎中知制誥雅與崔昭緯善帝以韋昭度李璣輔政而昭緯外倚邠岐兵爲援以文其權於是天子厚禮璣昭緯懼見奪共謀沮之及璣墨麻出崇魯輒掠麻大哭帝問焉崇魯曰今雖乏人豈宜取儉人爲宰相璣以楊復恭西門重遂得

近職柰何用之前日杜讓能羞戮未刷尚忍蹈覆轍乎
由是不得相礪亦劾奏其姦因自陳為山南楊守亮詆毀
不容與復恭交私又言崇望為宰相使親吏日夕謁左軍
與復恭相親厚絕巾慘帶不入禁門崇魯向殿哭厭詛天
祚殆人之妖且其父坐賄飲藥死崇魯身為朱攷史官作
勸進表在太原府使西川見田令孜沒階趨廢制度自崇
魯始其相詈訾俚淺稽校譬市人然崇龜始聞哭麻恚不
食曰吾兄弟未始以聲利敗名今不幸乃生是兒後王行
瑜崔昭緯相繼誅崇魯貶崖州司戶參軍終水部員外郎
許紹字嗣宗安州安陸人父法光在隋為楚州刺史元皇

帝為安州總管紹時為兒與高祖同學相愛也大業末任
夷陵通守會盜起州境獨完流人自占數十萬開倉賑給
煬帝崩問至紹率人吏三日臨以所部遙屬越王侗後王
世充篡立遂遣使以黔安武陵豐陽歸國授陝州刺史封
安陸郡公高祖賜書道平生舊以加慰納蕭銑將董景珍
降命紹率兵應接以破銑功擢其子智仁為温州刺史銑
遣楊道生圍峽州紹擊走之銑將陳普環具大艦遡江與
開州賊蕭闍提畧巴蜀紹遣智仁及壻張玄靖掾李弘節
追戰西陵覆其兵禽普環悉獲戰艦江之南有安蜀城地
直夷陵荆門城峙其東皆峭險處銑以兵戍守紹遣智仁

唐傳十五
等攻荆門取之制書褒美許以便宜紹境連王世充及銑其下爲賊剽者皆見殺紹得敵人獨資遣之二邦感義殺掠爲止進譙國公賜帛千段趙郡王孝恭等伐銑復詔督兵圖荊州會病卒于軍帝爲流涕貞觀中贈荊州都督智仁初以勳授封孝昌縣公紹卒繼守夷陵終涼州都督次子圍師

圍師有器幹研涉藝文擢進士第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龍朔中爲左相高宗自書詔賜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圍師愛書可示之俄坐其子獵犯人田有辭怒而射之圍師掩不奏爲人所撻帝讓曰宰相而暴百

姓非作威福乎圍師謝且言作威福者疆兵重鎮媢天子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慊無其邪敬宗因是劾抵遂免官久之爲虔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賕者圍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脩飾更爲廉士進戶部尚書卒贈幽州都督諡曰簡陪葬泰陵紹初爵譙國公以子智仁自有封故詔孫力士襲之終洛州長史

子欽寂嗣封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入寇詔爲隴山軍討擊副使戰崇州敗爲虜所禽方圍安東脅令說屬城未下者欽寂呼安東都護裴玄珪曰賊朝夕當滅幸謹守賊怨害

之武后下制褒美贈蘄州刺史諡曰忠子輔乾以父死難授左監門衛中候爲海東慰勞使使迎柩還葬

欽寂弟欽明以軍功擢左玉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鹽郡公出爲涼州都督嘗輕騎按部會突厥默啜兵奄至被執賊與皆至靈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我乏食有美醬乎有梁米乎并乞墨一枝時賊營四面阻水惟一路得入欽明欲選將東兵乘夜襲賊也而城中無寤其度者遂見害兄弟死王事世名其忠

程知節本名鹵金濟州東阿人善馬稍隋末所在盜起知節聚衆數百保鄉里後事李密而密料士八千隸四驃騎分左右以自衛號內軍常曰此可當百萬之節領驃騎之一恩遇隆特王世克與密戰知節以內騎營北印單椎信以外騎營偃師世克襲椎信密遣知節及裴行儼助之行儼中流矢隊馬知節馳救之殺數人軍聲易乃抱行儼重騎馳追兵以槊撞之知節折其槊斬追者乃免後密敗爲世克所獲惡其爲人與秦叔寶來奔授秦王府左三統軍從破宋金剛竇建德王世克並領左一馬軍摠管擐旗先登者不一以功封宿國公七年隱太子譖之出爲康州刺史白秦王曰大王去左右手矣身欲久全得乎知節有死不敢去事平拜太子右衛率尋遷右武衛大將軍實封七

百戶貞觀中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改封盧國顯慶
二年授葱山道行軍大摠管以討賀魯師次怛篤城胡人
數千出降知節屠其城去賀魯因遠遁軍還坐免未幾起
為岐州刺史致事卒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陪葬昭
陵子昶亮尚清河公主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幼趨悍有武力以任俠聞補隋
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妻以平陽公主將起兵紹走間道迎
謁時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亦自河東往遇諸塗建成曰追
書急恐吏逮捕請依劇賊莫自全紹曰不可賊知君唐公
子必執以為功徒死爾不如疾走太原既入雀鼠谷聞

兵起謂紹有謀乃相賀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領鞍騎
發晉陽先抵鶴邑城下覘形勢還白宋老生一夫敵我兵
到必出戰可虜也大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從下臨
汾降郡隋將桑顯和來戰紹引軍繚其背與史大奈合攻
之顯和敗遂平京師進右光祿大夫封臨汾郡公高祖即
位拜左翊衛大將軍累從征討以多進封霍國公遷右驍
衛大將軍吐谷渾党項寇邊敕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雨矢
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
觀紹何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斬首五百級貞觀
二年平梁師都轉左衛大將軍出為華州刺史加鎮軍大

將軍徙譙國既病太宗親問之卒贈荊州都督謚曰襄二子哲威令武哲威為左屯衛將軍襲封坐弟謀反免死流邵州起為交州都督卒令武尚巴陵公主遷太僕少卿衛州刺史襄陽郡公與房遺愛謀反貶嵐州刺史自殺公主亦賜死

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父他寶陳將忠之弟為陳定遠太守瓌早孤忠撫愛甚每日吾子雖多庸保耳所以寄門戶者瓌也年十九試守靈溪令遷衡州司馬都督王身盡以州務屬瓌陳亡瓌勸勇據嶺外立陳後輔之勇不從以地降隋瓌棄官去仁壽中調韓城尉未幾罷高祖討捕於汾

晉瓌上謁轅門承制署河東縣戶曹高祖之晉陽留隱太子託之義師起瓌至龍門請見高祖曰隋失其政四海羣沸吾以外戚據重任不忍坐觀其亡晉陽天下用武處兵精馬彊今率之將厭國難公將家子智筭練達論吾此舉其濟乎瓌曰今主政殘酷兵役不止天下之人思見拯亂與之息肩公天付神武仗順而起軍令嚴明所下城邑無秋毫之犯關中起兵者跣踵而待擁義師迎眾欲何不濟哉瓌在馮翊久悉其人情願為一介使入關宣布威靈以收左輔繇梁山濟河直趣韓城逼邵陽狗朝邑蕭造文吏勢當自下次招諸賊然後鼓行而前據永豐積粟雖未得

京師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柰步騎六千趣梁山以瓌及薛獻爲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閩外事與任瓌籌之旣而賊孫華白玄度等果降且具舟于河以濟師瓌行說下韓城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留戍永豐倉高祖即位授穀州刺史王世充數攻新安瓌拒破之以功封管國公秦土東討瓌從至邛山主水運餉軍關東平爲河南安撫大使王世辯以徐州降瓌瓌至宋州會徐圓朗反副使柳濬勸退保汴瓌笑曰公何怯老將居邊久自當有計俄而賊陷楚丘將圍虞城瓌遣崔樞張公謹自鄆陵領諸州

豪質子百餘守之濬曰樞等故世充將且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柰何令保城瓌不荅樞至則分質子與土人合隊賊近質子稍叛樞卽斬其隊師城中人懼曰是皆賊子弟安可與守乎樞因聽諸隊殺質子梟首門外瓌陽怒曰去者遣招慰何乃殺之退謂濬曰固知崔樞辦之縣殺賊子爲怨已大大今自爲戰矣圓朗攻虞城不能拔賊平遷徐州總管仍爲大使輔公柘反詔以兵自楊子津濟江討之公柘平拜邗州都督遷陝州瓌弟璨爲隱太子典膳監太子廢璨得罪瓌亦左授通州都督貞觀四年卒瓌歷職有功然補吏多爲親故人私至負勢昧請瓌知不甚禁遏世以

此譏之壞卒時有司可以在外對仗白奏太宗怒曰昔杜如晦亡朕不能事者數日今壞喪所司不以狀言豈朕意乎有如朕子弟不幸死當此奏邪自是大臣喪遂不對仗奏云
丘和河南洛陽人後徙家郿少重氣俠閑弓馬長乃折節自將仕周開府儀同三司八隋爲右武衛將軍封平城郡公歷資梁蒲三州刺史以寬惠著名漢王諒反使卒衣婦人衣襲取蒲州和挺身免坐廢爲民宇文述有寵和傾心附納俄以發武陵公元冑罪復拜代州刺史煬帝北巡和饋獻精腴至朔州而刺史楊廓無所進帝不悅述甚稱和美

帝用爲博陵太守詔廓就視和爲式後帝過博陵和上食加豐愈喜由是所過競爲珍侈獻自和發也然和善撫吏士得其心遷天水郡守入爲左禦衛將軍大業末海南苦吏侵數怨畔帝以和所莅稱淳良而黃門侍郎裴矩亦薦之遂拜交趾太守撫接盡情荒境安之煬帝崩而和未知於是鴻臚卿寧長真舉鬱林附蕭銑馮盎舉珠崖番禺附林士弘各遣使招和不從林邑西諸國數遣和明珠文犀金寶故和富埒王者銑聞利之命長真以南粵蠻俚攻交趾和遣長史高士廉率兵擊走之郡爲樹石勒其功會隋驍果自江都來乃審隋亡和即陳款歸國而嶺嶠閉阻乃權

附銑銑平遂得歸詔李道裕即授和交州大摠管爵譚國公和遣士廉奉表請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爲興引入卧內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除左武侯大將軍和時已老以穰州其故鄉也令爲刺史以自養尋除特進貞觀十二年卒年八十六贈荊州摠管謚曰襄陪葬獻陵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而行恭爲知名

行恭有勇善騎射大業末與師利聚兵萬人保郿城人多依之羣盜不敢窺境後原州奴賊圍扶風太守竇璡堅守賊食盡無所掠衆稍散歸行恭遣其酋說賊共迎高祖乃自率五百人負糧持牛酒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

斬之謂衆曰若皆豪桀也何爲事奴乎使天下號曰奴賊衆皆伏曰願改事公行恭乃率其衆與師利迎謁秦王於渭北拜光祿大夫累從戰伐功多遷左一府驃騎錫勞甚厚隱太子誅以功擢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兄爭葬所生毋廢爲民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進右武侯將軍高宗立遷大將軍冀陝二州刺史致仕卒年八十贈荊州刺史謚曰襄陪葬昭陵行恭所守嚴烈僚吏畏之數坐事免太宗思其功不踰時輒復官初從討王世充戰邛山太宗欲嘗賊虛實與數十騎衝出陣後多所殺傷而限長隄與諸騎相失唯行恭從賊騎追及流矢著太宗馬行恭回

射之發無虛鏃賊不敢前遂下拔箭以已馬進太宗步執
長刀大呼導之斬數人突陣而還貞觀中詔斲石爲人馬
象拔箭狀立昭陵闕前以旌武功云子神勩見酷吏傳
贊曰帝王之將與其威靈氣焰有以動物悟人者故士有
一槩皆填然躍而附之若榱椽梁柱以成大室又負偃植
各安所施而無遺材諸將之謂邪然皆能禮法自完賢矣
哉

二劉殷許程柴任丘列傳第十五

溫皇甫二李姜崔列傳第十六

唐書九十一

宋 祁 奉 勅 撰

溫大雅字彥弘并州祁人父君攸北齊文林館學士入隋
爲泗州司馬見朝政不綱謝病歸大雅性至孝與弟彥博
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嘆曰三人者 鄉相才也初爲
東宮學士長安尉以父喪解會天下亂不復仕高祖鎮太
原厚禮之兵興引爲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帝受禪
與竇威陳叔達討定儀典遷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爲中書
侍郎對管華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耳進
工部侍郎陝東道大行臺尚書隱太子圖亂秦王表大雅

鎮洛陽須變數陳祕畫多所嘉納王即位轉禮部封黎國
公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於君若何大雅
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歲餘卒諡曰孝永徽五年贈尚
書右僕射

彥博字大臨通書記警悟而辯開皇末對策高第授文林
郎直內史省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爲司馬藝以州降彥
博與有謀授總管府長史封西河郡公召入爲中書舍人
遷侍郎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彥博執不可曰遼
東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帝
納而止突厥入寇彥博以并州道行軍長史戰大谷王

敗績被執突厥知近臣數問唐兵多少及國虛實彥博不
肯對因陰山若寒地太宗立突厥歸款得還授雍州治中
尋檢校吏部侍郎彥博欲太擇士類寡術不能厭衆訟牒
滿廷時幾其煩碎復爲中書侍郎遷御史大夫檢校中書
侍郎事貞觀四年遷中書令封虞國公突厥降詔議所以
安邊者彥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爲捍蔽與魏徵
廷爭徵不勝其辯天子卒從之其後突利可汗弟結社謀
反帝始悔云彥博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誥命若成
誦然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高祖嘗宴近臣遣秦王諭旨
既而顧左右曰何如溫彥博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卒

年六十三彥博性周慎既堂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陳
政事利害卒後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
不逮再棋矣恨不許少閑以究其壽家貧無正寢殯別室
帝命有司為構寢贈特進諡曰恭陪葬昭陵子振挺振歷
太子舍人居喪以毀卒挺尚千金公主官延州刺史彥博
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

太有字彥將隋仁壽中李綱薦之授羽林騎尉高祖舉兵
引為太原令從秦王徇西河將行高祖曰士馬單少要須
經畧以君參軍事事之濟否卜是行也西河下攝大將軍
府記室與兄大雅同掌機近不自安請徙它職帝曰我虛
心待卿何所自疑武德初累遷中書侍郎封清河郡公卒
贈鴻臚卿諡曰敬初顏氏溫氏在隋最盛思魯與大雅俱
事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省游秦大有與校祕閣顏以
學業優而溫以職位顯於唐云

大雅四世孫佶字輔國以字行安祿山亂往見平原太守
顏真卿助為守計李光弼後遇之後居鄴薛嵩薦之朝授
太常丞一謝嵩即去屏處郊野世雅其高節子造

造字簡與姿表瑰傑性嗜書然盛氣少所降屈不喜為史
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
書幣招禮造欣然曰可人也往從之建封雖咨謀而不敢

寮以職事及節度徐州造謝歸下邳慨無有高世心建封
恐失造因妻以兄子時李希烈攻陷城邑天下兵鎮陰
相撼逐主師自立德宗患之以劉濟方納忠于朝密詔建
封擇縱橫士往說濟佐其必建封疆署造節度參謀使幽
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僻陋不知天子神聖大
臣盡忠願率先諸侯効死節造還建封以聞詔馳駟入奏
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
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二帝竒之將用爲諫官以語
泄乃止復去隱東都烏重胤奏置幕府長慶初以京兆司
祿爲太原幽鎮宣諭使召見辭曰臣府縣吏也不宜行恐

四方易朝廷穆宗曰朕東宮時聞劉總比年上書請

問行期乃不報卿爲我行喻意毋多讓因賜緋衣至范陽

總橐鞬郊迎造爲開示禍福總懼矍然若兵在頸繇是籍

所部九州入朝還遷殿中侍御史田弘正遇害以起居舍

人復宣慰鎮州行營頃之李景儉以酒得過宰相造坐與

飲出爲朗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漑田二千頃民獲其利

號右史渠召授侍御史知彈奏請復朱衣豸冠示外庶不

聽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正衙抨劾祐

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

遷左司郎中知御史雜事進中丞大和三年內昭德寺火

延禁中野狐落野狐落者宮人所居也死者數百人是日宰相兩省官京兆尹中尉樞密皆集日華門督神策兵救火所及獨御史府不至造自劾曰臺繫賊恐人緣以構姦申警備乃得入臣請入三十直崔蠡姚合二十直自贖宰相劾造不待罪於朝而自許輕比不可聽有詔皆奪一月俸造性剛急人或忤已雖貴勢亦以氣出其上道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棄蔑典禮無所畏辱天子侍臣凡事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失之則亂所由生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則恭不廣法吏自

恣則法壞聞元和長慶時中丞呵止不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造擅自尊大忽僭擬之嫌請得論罪帝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中丞傳呼不得過三百步造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發南曹僞官九十人王史皆論死遷尚書右丞封祁縣子興元軍亂殺李絳衆謂造可夷其亂文宗亦以爲能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帝慮其勞費造曰臣計諸道成蠻之兵方還願得密詔受約束用此足矣許之命神策將董仲質河中將溫德彛劄楊將劉士和從造而興元將衛志忠張丕李少直自蜀還造喻以意皆曰不敢二乃

用八百人自從五百人爲前軍旣入前軍呵護諸門造至欲大宴視聽事曰此隘狹不足饗士更徙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徐曰吾欲聞新軍去主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進勞問畢就坐酒行從軍合卒有覺者欲引去造傳言叱之乃不敢動即問軍中殺降狀志忠不夾階立拔劍傳呼曰悉殺之圍兵爭奮皆斬首凡八百餘人親殺絳者醢之號令者殊死取百級祭絳三十級祭死事官王景延等餘悉投之漢江監軍揚叔元擁造靴祈哀造以兵衛出之詔流康州叔元如激兵亂者也以造不戮爲恨以功加檢校禮部尚書賜萬緡賞其兵八爲兵部侍郎以病自言出東都留

守俄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溉濟源河內温武陟四縣田五千頃召爲御史大夫方倚以相會疾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卒年七十贈尚書右僕射兄邈弟遜邈長慶大和中累以拾遺補闕召不應遜嘗爲邑宰解印綬去造子璋

璋以父蔭累官大理丞陰平吏盜官物而焚其帑璋刺得其情擢侍御史賜緋衣遷婺州刺史以政有績賜金紫徙廬宋二州刺史宣州逐鄭薰也崔鉉調淮南兵討之以璋爲宣州刺史事平就拜觀察使擢武寧節度使銀刀軍驕橫累將姑息而璋政嚴明懼之相率逐璋詔徙邠寧節度

唐書傳其
歷京兆尹璋素彊幹鉏宿弊豪右帽服加檢校吏部尚書
同昌公主薨懿宗誅醫無狀者繫親屬三百餘人璋與劉
瞻極諫貶振州司馬歎曰生不逢時死烏足惜仰藥死

彥博

孫廷筠少敏悟工爲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

李然薄於行無檢幅又多作側辭豔曲與貴胄裴誠令狐
馮等蒲飲狎昵數舉進士不中第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
中未試有司廉視尤謹廷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
者已八人執政鄙其爲授方山尉徐商鎮襄陽署巡官不
得志去歸江東令狐綯方鎮淮南廷筠怨居中時不爲助
力過府不肯謁丐錢揚子院夜醉爲邏卒擊折其齒斫於

綯綯爲劾吏吏具道其汙行綯兩置之事聞京師廷筠徧
見公卿言爲吏誣染俄而徐商執政頗右之欲白用會商
罷楊收疾之遂廢卒本名岐字飛卿

弟廷皓咸通中署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府龐勛反以及
脅廷皓使爲表求節度使廷皓給曰表聞天子當爲公信
宿恩之勛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倨答曰我豈
以筆硯事汝耶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邪吾動
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更使周重草表彥曾遇害廷

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馬

漢王諒反逼之不從見殺無逸在長安聞變卽號慟人間
故對曰吾父生平重節義必無苟免者頃訃至果然時王
等廢煬帝嘉誕忠特封無逸平輿侯而贈誕柱國弘義郡
公無逸歷滑陽太守治爲天下最再遷右武衛將軍帝幸
江都詔居守洛陽帝被殺乃與段達元文都立越王侗及
王世克篡棄母妻斬關自歸追騎及無逸顧曰吾有死終
不能同爾爲逆解金帶投之地曰以與爾無相困騎爭下
取由是獲免高祖以無逸本隋勲舊尊遇之拜刑部尚書
封滑國公歷陝東道行臺民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時蜀新
定吏多橫恣人不聊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旣至

黜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皇甫希仁儉人也詎
告無逸爲母故陰交世克帝判其詐斬希仁遣給事中李
公昌馳諭又有告無逸交通蕭銑者時無逸與行臺僕射
竇璡不協因表自陳并上璡罪有詔劉世龍溫彥博按之
無狀遂斬告者而黜璡及還帝勞曰比多譖毀但以正直
爲佞人憎爾無逸頓首謝帝曰卿無負何所謝拜民部尚
書出爲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
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它境常按部宿民
家燈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炷其廉介類
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

追省再三乃得遣母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
憂悸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孝王珪駁曰無逸
入蜀不能與母俱留卒京師子道未足稱不可謂孝乃更
謚良

李襲志字重光其先本隴西狄道人五世祖避地更爲金
州安康人仕隋始安郡丞大業末盜賊起襲志傾私產募
士得三千人乘城拒盜蕭銑林士弘屢攻之不下聞煬帝
喪乃與士民縞素三日臨或說曰公臨郡久士大夫悅向
蠻夷畏威雖曰隋臣實君長也今四海分裂自王者非一
姓宜遂據嶺表取百粵豈遽不若尉佗乎襲志曰吾世隋

臣今江都雖淪宗社尚有奉諸君當相與戮力刷讎恥豈
怙亂圖不義哉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尉佗不足爲吾
法也欲斬說者衆諫乃止遂固守凡二年力窮援絕爲銑
所陷僞署工部尚書桂州總管武德初高祖賜書命其子
玄嗣召之襲志約嶺南酋永平郡守李光度潛圖歸國帝
復以書諭曰公朕之宗不可與異姓比空及子弟並豫宗
正屬籍及銑平嶺南六十餘州皆送款襲志誘而致云趙
郡王孝恭承制授桂州總管五年來朝進柱國封始安郡
公江州都督後討輔公柘爲水軍總管轉桂州都督襲志
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便之表請入朝以光祿大

夫汾州刺史致仕卒

弟襲譽字茂實通敏有識度仕隋爲冠軍府司兵陰世師
輔代王守京師也三輔盜螳聚襲譽請以兵據永豐倉發
粟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馳檄郡縣共逐捕賊世師不從
乃求出募山南兵至漢中高祖已定長安召授太府少卿
安康郡公伐王世克也拜潞州總管時突厥已和親又通
使世克襲譽捕斬之詔委典運以饒東軍擢累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揚州江吳大都會俗
喜商賈不事農襲譽爲引雷陂大築田城塘溉田八百頃
以盡地利民多歸本召爲大府卿爲人嚴慤以威肅聞於

家儉厚于宗親祿廩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罷揚州書
遂數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
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一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
書力讀可進求宦吾歿後能勒此無資於人矣遷涼州都
督改同州刺史坐在涼州以私憾杖殺番禾丞劉武當死
廢爲民流泉州卒

姜暮秦州上邽人隋大業末爲晉陽長高祖在太原暮前
識之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
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乃深自結及大將軍府建引爲司
功叅軍從平霍邑絳郡兵遂度河暮部勒一夕濟高祖嘆

其畧進平長安除相國冑曹參軍長道縣公薛舉寇秦州以暮山西豪望詔安撫隴外委以便宜將行請曰公天人之望已屬宐膺圖緯光有神器暮老矣恐先朝露幸一見踐阼死不恨高祖嘉納乃與竇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遇薛舉與戰軌敗召暮還朝爲眞外散騎常侍後仁果平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永錦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宐有以靖之暮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大平官府改守隴州以老去職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督謚曰安子確

確字行本以字顯眞觀中爲將作少匠護作九成洛陽宮及諸苑籞以幹力稱多所賚賞游幸無不從遷宣威將軍太宗選趨才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宿衛仗內號曰飛騎每出幸即以從拜行本左屯衛將軍分典之高昌之役爲行軍副總管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造攻城增損舊法械益精其處有漢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靈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戰有功璽書尉勞還爲金城郡公賜奴婢七十人帛百五十段帝將征高麗行本諫未宐輕用師不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帝賦詩悼之贈左衛大將軍邴國公謚曰襄陪葬昭陵子簡嗣行本性恪敏所居官雖祁寒烈暑無懈容加有巧思凡朝之營繕

所司必諮而後行魏徵見其倚昵恐寢啓侈端勸帝斥之
帝賴其彊濟不斥也子柔遠美姿容敷奏詐辯武后時至
左鷹揚衛將軍攝地官尚書通事舍人內供奉子皎晦
皎長安中爲尚衣奉御玄宗在藩邸皎識其有非常度委
心焉及卽位自潤州長史召授殿中少監出入卧內陪燕
私詔許捨敬坐與妃嬪連榻間擊毬鬪鷄呼之不名也賜
宮女廐馬及它珍物前後不勝計帝在殿廷翫一嘉樹皎
盛贊之帝遽令徙植其家後將誅竇懷貞等皎與密議以
功進殿中監楚國公食封四百戶議者譏短皎任遇太過
帝以其藩邸舊恩有以宣布之乃下詔曰殿中監楚國公

皎往事朕於藩國雖彭祖同書子陵共學不過也朕嘗遊
長楊鄠杜間皎于時奉侍數謂朕曰相王必登天位王且
儲副朕叱而後止復言於朕兄弟近戚語聞太上皇太上
皇奏之中宗遣嗣虢王邕等鞠問皎一意保護罔或貳言
宗楚客紀處訥等請投皎炎荒中宗特詔貶潤州長史專
以忠力戴朕謂天且有命故履危蹈難而無變焉朕旣卽
位又參誅姦臣將厚以光寵每所撝遜造膝匪躬舉多規
益而悠悠之談醜正惡直天下之人其未及識皎之功何
見之異也昔漢昭之任霍光魏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
幾於此且否當其悔則必滅乃宗泰至于亨則所酬未補

豈流言之聽而厚德之忘哉苟謀始有之圖終可也遷遷太常卿監脩國史弟晦又爲吏部侍郎有權寵宋璟以爲非久安策請抑損之開元五年下詔放歸田里使自娛久之復爲秘書監十年坐洩禁中語爲嗣濮王嶠所劾勅中書門下究狀嶠亦王守一姻家中書令張嘉貞陰希其意傳致朶獄詔免殊死杖之流欽州道病死年五十親厚坐謫死者數人世以爲寃時源乾曜方侍中不能正爲人所譏詆帝後思朶舊勲令遞柩還以禮葬之存問其家追贈澤州刺史後以子尚主更贈吏部尚書仍賜封二百戶爲祠享費子慶初

慶初生方晬帝許尚主後淪謫二十餘年天寶初朶甥李林甫爲宰相爲帝言之始命以官襲楚國公十載尚新平公主新平故嘗歸裴玲玲卒乃降慶初主慧淑閑文墨帝賢之歷肅代朝恩禮加重慶初亦得幸舊制駙馬都尉多不拜正官特拜慶初太常卿會脩植建陵詔爲之使誤毀連岡代宗怒下吏論不恭賜死建陵使史忠烈等皆誅裴玲子倣亦削官主幽禁中大曆十年薨故事太常職奉陵廟開元末濮陽王徹爲宗正卿有寵始請宗正奉陵天寶中張垆以主婿任太常故復舊及慶初敗又以陵廟歸宗正云

晦起家蒲州參軍累爲高陵令治有聲遷長安令人畏愛之開元初擢御史中丞先是永徽顯慶時御史不拜宰相銜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至晦獨徇舊體謂御史曰不如故事且奏譴公等由是臺儀復振轉太常少卿時國馬乏晦請以詔書市馬六胡州率得馬三十署游擊將軍詔可閑廐乃稍備除黃門侍郎辭不拜改兵部滿歲爲吏部侍郎主選曹史嘗請託爲姦前領選者周棘扈藩檢室內外猶不禁至晦悉除之示無防限然處事精明私相屬諉罪輒得皆以爲神始晦革舊示簡廷議恐必敗旣而贓賂路塞而流品有叙衆乃伏肢被放晦亦左除中正

卿貶春州司馬徙海州刺史卒

崔善爲貝州武城人祖顓爲魏散騎侍郎善爲巧于曆數仕隋調文林郎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宮總監楊素索簿閱實善爲執板暗唱無一差謬示大驚自是四方有疑獄悉令按訊皆究其情仁壽中遷禮部司戶書佐高祖爲太守尤禮接善爲見隋政日紊密勸高祖圖天下及兵起署大將軍府司戶參軍封清河縣公擢累尚書左丞用清察稱諸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偃嘲曰曲如鉤例封侯欲沮罷所任帝聞勉之曰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闇不察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是因下令購謗者謗乃止傳仁

均撰戊寅歷李淳風詆其疏帝令善爲考二家得失多所
裁正貞觀初爲陝州刺史時議戶狃地狹者徙寬鄉善爲
奏畿內戶衆而丁壯悉籍府兵右聽徙皆在關東虛近實
遠非經通計詔可歷大理司農二卿坐與少卿不平出爲
秦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諡曰忠初天下既定羣臣居喪
者皆奪服善爲建言其敝武德二年始許終喪然猶時以
權迫不能免如房玄齡褚遂良有衆矣

李嗣真字承胄趙州柏人人多禁數舉明經中之累調許
州司功參軍賀蘭敏之脩撰東臺表嗣真直弘文館與學
士劉獻臣徐昭皆少有名號三少高宗東封還詔贈孔子

太師命有司爲祝司文郎中雷少穎文不稱旨更命嗣真
成不淹頃帝覽稱善詔加兩階敏之等倚恩自如嗣真不
喜求補義烏令敏之敗學士多連坐嗣真獨免調露中爲
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嗣
真謂道人劉曇輔儼曰呂不召商君臣事也角與徵戾父
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
廢繁等奏其言擢太常少知五禮儀封常山縣子嗣真常
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皇再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橈堂堂
之謠側不正也橈危也皇上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
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后

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太常執黃鐘鑄不能成嗣真居
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
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長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
樂遂和嘗引工展器于廷后奇其風度應對召相王府參
軍閻玄靜圖之吏部郎 楊志誠爲贊祕書郎殷仲容書
時以爲寵永昌初以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請周漢爲二
王後詔可命巡撫河東兼築温瑾素嘉祚李日知拔州縣
職皆至顯官來俊臣獄去職嗣真上書諫以爲昔陳平事
漢祖謀踈楚君臣行反謂項羽遂亡今殆有如平者謀陛
下君臣恐爲社稷禍不測出爲潞州刺史俊臣誣以反流

滕州又得還自

日豫具棺斂如言卒桂陽有詔州縣

護喪還鄉里贈濟州刺史諡曰昭武后嘗問嗣真儲貳事
對曰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神龍
初贈御史大夫所撰述尤多時雍州人裴知古亦善樂律
長安中爲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
萬年令元行沖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
月中宗復位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言主必
墜生死見新婦者聞佩聲曰終必離訪之皆然

唐書傳卷之六
溫皇甫一李姜崔列傳第十六

杜張李苑羅王列傳第十七

唐書九十二

宋 祁 奉 敕 撰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少豪蕩不治生貲與里人輔公祐約
刎頸交公祐數盜姑家牧羊以餽伏威縣迹捕急乃相與
亡命爲盜時年十六伏威狡譎多筭每剽劫衆用其策皆
效嘗營護諸盜出爲導入爲殿故其黨愛服共推爲主隋
大業九年入長白山依賊左君行不得意舍去轉剽淮南
稱將軍下邳賊苗海潮擁衆鈔暴伏威遣公祐脅諭曰天
下共苦隋豪傑相與興義然力弱勢分不相統若合以爲
疆則無事隋矣公能爲主吾且從不然一戰以決海潮懼

即以衆下之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將兵捕擊伏威與戰
僞北誘顥墮葭榛澤中順風縱火迫之步騎燒死幾盡海
陵賊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輕之召使并力伏威引親將十
人操牛酒謁勒公祐嚴兵狩變破陣引伏威入幕置酒悉
召酋首高會伏威突斬破陣衆貽駭不及救復殺數十人
下皆畏服公祐兵亦至遂并其衆至數萬攻安宜屠之隋
遣虎牙郎將來整戰于黃花輪伏威大敗身重創與公祐
財有衆數百亡去行收卒得八千與虎牙郎將公孫上哲
戰鹽城覆其軍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
不敢戰伏威遺以婦人服書稱陳姥怒其重稜果悉兵至

伏威迎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
遂馳入稜陣大呼衝擊衆披靡獲所射將使拔箭已斬之
攜其首入稜軍示之又殺數十人遂大潰稜走而免進破
高郵引兵渡淮攻歷陽據之稱總管分兵徇屬縣皆下江
淮群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上募寵厚之與均甘
苦每攻取必先登戰罷閱創在背者殺之所虜獲必分與
麾下士有戰死以其妻殉故人自奮戰無完敵宇文化及
以爲歷陽太守不受徙丹陽自稱大行臺始進用士人繕
利兵械薄賦歛除殉葬法民姦若盜及吏受賕雖輕皆殺
無赦上表越王侗侗以爲東南道大總管封楚王是時秦

王方討王世充遣使招懷伏威乃獻款高祖授以東南道
行臺尚書令江淮安撫大使上柱國吳王賜姓豫屬籍以
其子德俊爲山陽公賜帛五千段馬三百匹伏威遣其將
陳正通徐紹宗以兵會取世充之梁郡又遣將王雄誕討
李子通於杭州禽以獻破汪華於歙州盡有江東淮南地
南屬嶺東至于海秦王已平劉黑闥師次曹窋伏威懼乃
入朝詔拜太子太保兼行臺尚書令留京師位在齊王元
吉上以寵之伏威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武德七年
二月暴卒初公祐反矯伏威令以給衆趙郡王孝恭旣平
公祐得反書以聞高祖追其官削屬籍沒入家產貞觀元

年太宗知其寃詔復官爵以公禮葬仍還其子封伏威有
養子三十人皆壯士屬以兵與同衣食唯闕稜王雄誕知
名

闕稜伏威邑人也貌魁雄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拍刀
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伏威據江淮以戰功顯署左將軍
部兵皆群盜橫相侵牟稜案罪殺之雖親故無脫者至道
不舉遺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越州都督公祐反稜
與南討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過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衆曰
不識我邪何敢戰其徒多稜舊部氣遂索至有拜者公祐
破稜功多然頗自伐公祐被禽乃誣與已謀又伏威王雄

誕及稜貲產在丹陽者當原而趙郡王孝恭悉籍入之稜自訴忤孝恭遂以謀反誅

王雄誕曹州濟陰人少彊果膂力絕人伏威之起用其計戰多克署驃騎將軍初伏威渡淮與李子通合後子通憚其才襲之伏威被創墮馬雄誕負逃葭澤中哀嘯散亡又爲隋將來整所窘衆復潰別將西門君儀妻王勇決而力負伏威走雄誕揔麾下壯士十餘人從之追兵至雄誕還拒數被創氣彌厲伏威遂脫關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大將軍雄誕小將軍後伏威令輔公柝擊子通以雄誕稜爲副戰溧水子通敗公柝乘勝追之反爲所擠士皆走

壁雄誕曰子通狃于勝無營壘今急擊之必克公柝不從雄誕獨提私卒數百銜枚夜往乘風火之子通大敗走度太湖武德四年與子通戰蘇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崦張疑幟夜縛炬于樹徧山澤子通懼燒營遁保餘杭雄誕追禽之歛守汪華在郡稱王且十年雄誕還師攻之華以勁甲出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鬪輒走壁華來攻壁中奮殊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歸遽面縛降蘇賊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討之雄誕以邑險而完攻之引日遂單騎造壘門陳國威靈因開曉

禍福遂安卽降以前後功授歙州總管封宜春郡公伏威
入朝以兵屬雄誕輔公柘將反患其異已縱反間陽言得
伏威教責雄誕貳雄誕素質直信之乃歸臥疾公柘奪其
兵遣西門君儀論計雄誕始悔寤曰天下方靖王在京師
當謹守藩柰何爲族夷事雄誕雖死誼不從公柘遂縊之
雄誕愛人善撫士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整衆山立無絲
毫犯死之日江南士庶爲流涕高祖嘉其節以子世果襲
宜春郡封太宗立優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諡曰
忠世果垂拱初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張士貴號州盧氏人本名忽崱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

空發隋大業末起爲盜攻剽城邑當時患之號忽崱賊高
祖移檄招之士貴卽降拜右光祿大夫從征伐有功賜爵
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號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晝游
耳進封號國公右屯衛大將軍貞觀七年爲龔州道行軍
總管破反獠還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
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顯慶初卒
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李子和同州蒲城人本郭氏爲隋左翊衛以罪徙榆林大
業末郡饑子和與死士十八人執丞王才數以不恤下斬
之開倉賑窮之自號永樂王建元丑平號其父爲太公以

弟子政爲尚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有騎兵二千南
連梁師都北事突厥納弟爲質始畢可汗冊子和爲平楊
天子不敢當乃更署爲屋利設武德元年獻款授靈州總
管金河郡公徙虜國公襲師都寧朔城克之又伺突厥虛
實陰以章聞爲虜邏騎所獲處羅可汗怒囚子升於是子
和危畏舉部南徙詔內延州故城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
賜姓拜右武衛將軍十一年爲婺州刺史徙夷國公顯慶
初轉黔州都督乞骸骨許之進金紫光祿大夫卒

苑君璋馬邑豪也以趨雄自奮劉武周以兵入寇君璋曰
唐以一州兵掇取三輔所向風靡此殆天命非人謀不可

爭也太原而南多巖阻今東甲深入無踵軍有失不可償
不如連突厥與唐合從南面稱孤上策也武周不聽使君
璋守朔州引衆內侵未幾敗泣曰廢君言乃至此即與共
趨突厥武周死突厥以君璋爲大行臺統武周部曲使郁
射設監兵與舊將高滿政夜襲代州不克高祖遣使招之
賜鐵券約不死君璋拒命進寇代州刺史王孝德拒却之
滿政勸君璋曰夷狄無禮豈可北面臣之請盡殺其衆以
歸唐君璋不從而馬邑困於兵人厭亂滿政因衆不忍夜
脅君璋君璋奔突厥滿政以城歸詔拜朔州摠管封榮國
公君璋引突厥攻陷馬邑殺滿政夷其黨乃去退保恒安

其部皆中國人多叛去君璋窮乃降自請鄆虜贖罪高祖遣鴈門人元普賜金券會頡利亦召之意猶豫子孝政諫曰大人許唐降又貳頡利自取亡也今糧盡衆攜不即決恐衿肘變生孝政不忍見禍之酷也即單騎南奔君璋喻返之召衆與議恒安人郭子威曰恒安故王者都山川足以自固突厥方疆我援之可觀天下變何遽降君璋然之執元普送突厥頡利德之遺以錦裘羊馬其下怨投書于門曰不早附唐父子誅孝政懼欲自歸為君璋所拘與突厥寇馬邑犯太原邊人苦之見頡利政亂知將亡遂率所部降頡利追擊走其兵入朝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食五百戶賜帛四千匹君璋不曉書然天資習事歷職有

貞觀中卒
羅執事子延襄州襄陽人家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門將軍藝剛悞不仁勇攻戰善用槩大業中以戰功補虎賁郎將遼東之役李景以武衛大將軍督饜北平詔藝以兵屬分部嚴一然任氣嘗慢侮景頗為景辱天下盜起涿郡號

富饒伐遼兵仗多在而倉庫盈羨又臨朔宮多珍寶屯師且數萬苦盜賊侵掠留守將趙什住賀蘭誼晉文衍等不能支藝捍寇數破卻之勇常冠軍為諸將忘畏藝陰自計因出師詭說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食乏官粟若山而

留守不賑卹豈安人疆衆意邪士皆怨旣還郡丞出郊謁
藝執之陳兵入什住等懼爭聽命藝卽發庫貲賜戰士倉
粟給窮人境內大悅殺異已者渤海太守唐禕等感動北
邊柳城懷遠並歸附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曰營州以
襄平太守鄧暉為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于文化及至山
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臣今大行顛覆義不辱于賊斬
使者為煬帝發喪二日時竇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藝藝
謂官屬曰建德等皆刳賊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據關中
民望所繫王業必成吾決歸之敢異議者戮會張道源撫
輯山東亦諭藝降武德二年乃奉表以地歸詔封燕王賜

姓豫屬籍數與建德戰多所禽馘秦王擊劉黑闥高祖詔
藝弟監門將軍壽以兵從藝白率衆數萬破劉什善張君
立於徐河黑闥引突厥入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會
洛州遂請入朝帝厚禮之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負其功且
貴重不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斥辱之高祖怒以屬
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橫藉藝威名欲憚虜詔以本官領天
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藝內懼乃圖
反詭言閱武兵旣集稱被密詔入朝軍至幽治中趙慈皓
出謁遂據州帝命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擊之未至慈皓與
統軍楊岌謀誅藝藝覺執慈皓及居外卽攻之藝敗棄妻

子從數百騎奔突厥抵寧州騎稍亡左右斬之傳首梟于
都市壽時爲利州都督亦及誅先是濟陰女子李自言通
鬼道能愈疾四方惑之詔取致京師嘗往來藝家謂藝妻
孟曰妃相貴當毋天下孟令視藝又曰妃之貴由於王貴
色且發藝妻信之亦贊以反旣敗與李皆斬

王君廓并州石艾人少孤貧爲駟僧無行善盜嘗負竹笥
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笥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繒
去而主不辨也鄉里患之大業末欲聚兵爲盜請與叔俱
不從乃誣鄰人通叔毋者與叔共殺之遂皆亡命衆稍集
掠夏長平河東丞丁榮拒之且遣使慰召君廓見使謬爲

欲歸首者榮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悉仗甲山谷中榮軍
還掩擊破之又與賊常寶鄧豹等掠虞鄉宋老生與戰君
廓不利保方山老生列營迫之君廓糧盡詐請降與老生
隔澗語祈請衰到老生爲感動稍緩之君廓一昔遁去高
祖兵起召之不從歸李密密不甚禮乃歸國授上柱國假
河內太守常山郡公遷遼州刺史徙封上谷從戰東都有
功爲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
少制衆無有也賜雜采百段別下轅轅羅川二縣破世克
將魏隱擊糧道緱氏沈米艘三十柁進爵彭國公鎮幽州
擊突厥俘斬二千獲馬二千匹入朝帝賜所乘馬令自廷

中乘以出謂侍臣曰昔蘭相如叱秦王自皆皆裂君廟往
擊建德李勣過之至發憤大呼鼻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
人哉朕當不以例賞乃賜錦袍金帶還幽州會大都督廬
江王瑗反欲奪君廟兵以委王詵君廟本給瑗使亂為已
功乃從數騎候詵留騎于外曰聞呼聲則入乃獨款詵詐
曰有急變當白詵方沐握髮出即斬之因執瑗以功授幽
州都督瑗家曰悉賜之進左光祿大夫賜帛千段居職不
守法度長史李玄道數以法繩督猜惑不自安會被召至
渭南殺驛吏亡奔突厥野人斬之太宗顧前功為收葬待
其家如初御史大夫溫彥博奏君廟叛臣不宜食封邑有

之乃空言乃反為庶人

李元孫列傳第十七

二李列傳卷第十八

唐書九十三

宋 祁 奉 勅 撰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
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
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
爲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
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
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
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
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引爲二衛後平

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從數童騎道
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
靖爲瑗謀擊卻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留詔
都督許紹斬靖紹爲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
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被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
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
旣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
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
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
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

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召兵無
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九月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
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將下
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銑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
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
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
死者萬人即率輕兵五千爲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
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召
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
請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

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
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
荆而南堅城劇屯毆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
漢列城爭下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
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
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
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
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
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柘據丹陽反詔
孝恭爲帥召靖入朝受方畧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

管皆受節度公柘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
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紮却月城延袤
十餘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
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
而公柘所自將亦銳卒也旣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
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
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恃公柘立計爾若出不意挑攻其
城必破之惠亮拔公柘禽矣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
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
公柘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置東南道行

臺以爲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疋行臺
廢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靖廼銑公祐之膏肓
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爲行軍總管以
江淮兵萬人屯太谷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
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踐作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
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俚離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
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
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
數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
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

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躒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
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
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
將軍安脩仁尉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
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
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
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
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豐
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
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

民五日黜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
奇寶帝召讓靖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之破達
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
祿大夫賜絹千匹增戶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
悟矣加賜帛一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
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爲畿內道
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
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
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
就第賜物段手尚乘馬二祿賜國官府佐皆勿廢若疾少

間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賜靈壽杖頃之吐谷
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
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
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甌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
伏侯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牙
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
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蹙自經死靖更立大
寧王慕容順而還甌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簿責之既歸
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甌生
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遣改衛國公

唐書卷九
五
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
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
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
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
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
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
州都督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曰景武子德審嗣
官至將作少匠坐善太子承乾流嶺南以靖故徙吳郡靖
兄端字藥王以靖功襲永康公梓州刺史
弟客師右武衛將軍累戰功封丹陽郡公致仕居昆明池

南善騎射喜馳獵雖老猶未衰自京南屬山西際澧水鳥
鵲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鳥賊卒年九十贈幽州
都督

孫令問玄宗爲臨淄王時與雅舊及卽位以協贊功遷殿
中少監預誅竇懷貞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戶進散騎常侍
知尚食事恩待甚渥然未嘗輒干政率游畋自娛厚奉養
侈飲食至躬視割宰有譏之者答曰此畜豢天所以養人
與蔬果何異安用妄分別邪後坐其子與回紇部酋承宗
連婚貶撫州別駕卒
靖五代孫彥芳大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高祖太

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日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它大略如此文宗愛之不廢手其舊物有佩筆以木爲管殺刻金其上別爲環以限其間筆尚可用也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胯七方六剗胯各附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火鑑大觶筭囊等物常佩于帶者天子悉留禁中又敕模詔本還賜彥芳并束帛衣服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喜施貸所周給無親踈之間隋大業末常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劫公私船取財繇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勣與浚儀王伯當共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密署勣右武侯大將軍東海郡公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飢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勝兵至二十萬字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鬪化及敗

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已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附宗正屬籍徙封曹給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蓋濟陰王固辭改舒國公詔勣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勣請收葬詔從之勣爲密服纛經葬訖乃釋俄爲竇建德所陷質其父使復守黎陽三年自拔來歸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略地至虎牢降鄭州司兵沈

悅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爲上將勣爲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廟蓋亦自洛州與裴矩入朝詔復其官又從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圓朗復反詔勣爲河南大總管討平之趙郡王孝恭討輔公柘也遣勣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攻江西賊壁馮惠亮陳正通相次潰公柘平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戶貞觀三年爲通漠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齎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已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勣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

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勣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喪解奪哀還官徙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召爲兵部尚書未至會薛延陀子大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詔勣爲朔方道行軍總管將輕騎六千擊度設青山斬名王一俘口五萬以功封一子爲縣公晉王爲皇太子授詹事兼左衛率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吾見方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宮事相委勿以資屈爲嫌也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功多封

一子爲郡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二萬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鞬山破之降其首領梯真達干而可汗咄摩支遁入荒谷磧北遂定改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復爲唐事勣旣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鑿曰用須灰可治帝乃自翦須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爲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勣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

機密遂爲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求解僕射聽之仍以開
府儀同三司知政事四年冊進司空始太宗時勣已畫象
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又詔得乘小馬出入
東西臺卑官日一人迎送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畏大臣
異議未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勣與長孫
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
莫大于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
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荅
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詔勣志
臣奉冊立武皇帝東封泰山爲封禪大使常隊馬傷足帝

以所乘馬賜之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所逐遣子乞師
詔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
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勣獻俘昭陵明先帝意具軍
容告于廟進位太子太師增食千一百戶總章二年卒年
八十六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慎
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贈卹之因泣下舉哀
光順門七日不視朝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謚貞武給祕器
陪葬昭陵起冢象陰鐵烏德韃山以旌功烈葬日帝與皇
太子幸未央古城哭送百官送故城西北初勣拔黎陽倉
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咸引

見卧内推禮之後皆爲名臣世以勲知人平洛陽得單雄
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
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未訣此肉同歸于土
爲收養其子焉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爲粥而燎其湏姊戒
止答曰姊多疾而勲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其用兵多
籌美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
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爲之
用臨事選將必嘗相其竒虜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
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旣沒士皆爲流涕自屬疾帝及皇
太子賜藥即服家欲呼鑿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

山東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
求活耶弟弼始爲晉州刺史以勲疾召爲司衛卿使省視
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
下將罷謂弼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
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
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
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咲房杜也我
死布裝露車載柩斂以常服加朝服其中儻死有知庶著
此奉見先帝明器惟作五六寓馬下帳施幔爲阜頂白紗
裊中列十偶八它不得以從衆妾願留養子者聽餘出之

葬已徙居我堂善視小弱苟違我言同戮尸矣乃不復語
弼等遵焉勳本二名至高宗時避太宗偏諱故但名勳後
配享高宗廟庭季弟感年十五有奇操李密敗陷于世充
世充令作書名勳對曰兄尚節義今已事主昆弟不能移
也回不從殺之勳子震嗣終桂州刺史震子敬業敬猷
敬業少從勳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爲眉州
刺史嗣聖元年坐賊貶柳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貶括
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敗黜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臨
海丞敬猷自整屋令坐事免俱客揚州失職怏怏時武后
旣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

下憤之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璋
求使江都及至今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璋乃收
繫之敬業即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兵
討高明叛酋即開府庫令參軍李宗臣釋繫囚役工數百
人授甲斬錄事參軍孫處行以徇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
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
州大都督以之奇爲左長史求仁右長史宗臣左司馬璋
右司馬江都令韋知止爲英公府長史賓王爲藝文令前
整屋尉魏思溫爲軍師旬日兵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
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衆曰

賢者不死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左
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祖父官爵
毀冢藏除屬籍赦揚楚民脅從者購得敬業首授官三品
賞帛五千得之奇等首官五品帛三千敬業問計於思溫
對曰公既以太后幽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
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璋曰不然金陵
負江其地足以爲固且王氣尚在宜先并常潤爲霸甚然
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亳士皆豪桀不願武后居上
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
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自引兵擊潤州下之署宗

臣爲刺史始回兵屯高郵下阿谿思溫歎曰兵忌分今敬
業不知掃地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也武
后又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爲孝逸援進擊淮陰都梁兵
皆敗後軍總管蘇孝祥率奇兵五千夜度擊敬業孝祥死
兵溺者過半孝逸軍退守石梁有烏羣噪敬業營上監軍
御史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
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
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麾精兵居前弱者居後陣亂不
能制乃敗斬七千餘級敬業與敬猷之奇求仁賓王輕騎
遁江都悉焚其圖籍攜妻子奔潤州潛蒜山下將入海逃

高麗抵海陵阻風遺山江中其將王那相斬之凡二十五
首傳東都皆夷其家中宗反正詔還勳官封屬籍葺完塋
冢焉初敬業之叔思文爲潤州刺史敬業兵起以使間道
聞固守踰月城陷敬業責曰廬陵王繼天下無罪見廢今
兵以義動何過拒邪若太后是助宜卽姓武思溫等欲殺
之敬業不許及揚楚平乃獨免后遂賜武姓歷春官尚書
或言本與敬業謀者乃復徐氏卒子欽憲開元中仕至國
子祭酒

贊曰唐與其名將曰英衛擢皆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
勒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

闔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
勩之節見于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爲也至以老
臣輔少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
惟議是聽勩乃私已畏禍從而導之武氏奮而唐之宗屬
幾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嗚
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
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
稷孤虛之術爲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
忠智而已俗人傳著怪詭機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
如此

吹也

史記而曰魯人與齊對峙於平陰不與言也

李列傳第十八

平不幾一言而專其辭其不與言也

婆嶽語又其經因其下以專其辭也

郭嘉是魏情也其曰郭嘉也

百解少士會其辭也

讀之而長于其辭也

關門而天界其辭也

侯張薛列傳第十九

唐書九十四

宋 祁 奉 勅 撰

侯君集幽州三水人以材雄稱少事秦王幕府從征討有

功擢累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預誅隱太子尤力

王即位拜左衛將軍進封潞國公邑千戶貞觀四年遷兵

部尚書俄檢校吏部尚書參議朝政李靖討吐谷渾以君

集為礮石道行軍總管師次鄯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

至而賊不走險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虞必

有大利若遁岨山谷克之實難靖然其計簡銳士約齋深

入追及其衆於庫山大戰破之進會大非川平其國會詔

世封功臣授陳州刺史更封陳羣臣不願封進吏部尚書
君集本以行伍奮不知學後貴益自喜好書及典選分明
課最有譽於時吐蕃圍松州授當彌道行軍大總管以擊
之高昌不臣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王麴文泰笑曰
唐去我七千里磧鹵二千里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
行賈至者百之一安能致大兵乎使能頓吾城下一再旬
食盡當潰吾且係而虜之君集次磧口而文泰死子智盛
襲位進營柳谷候騎言國方莽死君諸將請襲之君集曰
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隴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間
非問罪也於是鼓而前賊嬰城自守遣諭之不下乃刊木

塞塹引撞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俘
男女七千進圍都城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急相
援及是欲谷設益懼西走智盛失援乃降高昌平君集刻
石紀功還初君集配沒罪人不以聞又私取珍寶婦女將
士因亦盜入不能制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詔君集詣獄薄
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曰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
度外唯陛下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畧君集得指期平殄
今推勞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吏天
下聞之謂陛下錄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
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其

唐書傳十九
無功也雖勤躬絜已不免缺鉞故日記人之功心人之過
宜爲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
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沒多
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
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
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復朝列以勸有功帝
寤釋不問君集自恃有功以它罪被繫居怏怏不平會張
亮出洛州都督君集謬激說曰何爲見排亮曰公排我尚
誰咎君集曰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嗔何能排君因攘袂曰
鬱鬱不可活能反乎當與公反亮密以聞帝曰卿與君集

皆功臣今獨相語而無左驗柰何祕不發待君集如初皇
太子承乾數有過慮廢知君集怨望因其壻賀蘭楚石爲
千牛私引君集入問自安計君集舉手謂曰此手當爲殿
下用之又遣楚石語承乾曰魏王得愛陛下若有詔召願
毋輕入承乾納之然君集常畏謀洩忽忽不自安或中夕
驚叱妻怪之曰公國大臣何爲爾若有所負宜自歸首領
尚可全不從承乾事覺捕君集下獄楚石告狀帝自臨問
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君集辭窮不能對帝語羣臣曰
君集於國有功朕不忍寘諸法將丐其命公卿其許我乎
羣臣皆曰君集罪大逆不道請論如法帝乃謂曰與公訣

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已因泣下遂斬之籍其家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我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常爲將破二國若言之陛下丐一子以守祭祀帝聞原其妻及一子徙嶺表始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旣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靖爲右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同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言

張亮鄭州滎陽人起畎畝志趣奇譎雖外敦厚而內不情隋大業末李密略地滎汴亮從之末甚甄識時軍中有謀叛去者亮輒以告密愛其誠乃署驃騎將軍隸李勣勣以黎陽歸亮頗佐佑之擢鄭州刺史會王世充取鄭亮提孤軍不敢入亡命共城山俄檢校定州別駕勣討劉黑闥使亮守相州賊兵盛棄城遁房玄齡以亮沈果有謀白秦王引爲車騎將軍隱太子將作難命亮統左右千人之洛陽陰結山東豪桀以備變齊王告亮反高祖以屬吏詰訊終無所言乃得釋王卽位除右衛將軍封長平郡公累遷御史大夫進封鄆國公食益州戶五百歷幽夏鄜三州都督相州長史徙鄆國召拜工部尚書亮爲政多伺察發摘隱微示神明抑彊恤弱所至有績拜太子詹事出爲洛州都

督侯君集已誅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時茂州俚童張仲文自稱天子有司論斥乘輿有害當死攝刑部尚書韋挺奏童乃妖言無死坐帝怒曰爾作威福于下而歸虐朕耶挺失據趨出亮爲挺直之帝曰公欲取剛正名乎亮不謝帝寤曰寧屈我以申公之請童免死帝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詔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引兵自東萊浮海襲破沙卑城進至建安營壁未立賊奄至亮不知所爲踞胡床直視無所言衆謂其勇得自安於是副將張金樹鼓千軍士奮擊因破賊及從帝還至并州乃得罪初亮棄故妻更娶李氏李妬悍私通歌兒養爲子名慎幾亮子

數諫止亮不納李好左道交通巫覡撓政事亮爲相州假子公孫節以識有弓長之主當別都亮自以相舊節弓長其姓陰有怪謀術家程公穎者亮素與厚陰謂曰君前言陛下真天下主何其神邪公穎內捧即稱亮卧若龍當大貴亮曰國家殆必亂吾臂龍鱗奮矣慎幾且大貴公孫常者節兄也亮謂曰吾有妾相者云必爲諸王姬常曰我兄子大品言有神告公名在讖書亮悅會陝人常德發其謀并言亮養假子五百帝使馬周案之亮譴辭曰囚等畏死見誣耳因自陳佐命舊臣帝曰亮養子五百將何爲正欲反耳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帝遣長孫无忌房玄齡就獄

謂曰法者天下平與公共爲之公不自脩乃至此將奈何於是斬西市籍其家

薛萬均本燉煌人後徙京兆咸陽父世雄大業末爲涿郡太守萬均與弟萬徹因客幽州以材武爲羅藝所厚善與藝歸欵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竇建德帥衆十萬寇范陽藝迎拒之萬均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即教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百匿城左建德師度水邀半度擊之大敗其衆明年建德以二十萬騎來攻兵已緣堞萬均與萬徹率死士百人出地道掩擊其背衆驚潰去秦王平劉黑闥引萬均爲右二護軍北門長上柴紹之討

梁師都也以萬均爲副萬徹亦從距朔方數十里突厥兵驟至王師却萬均兄弟橫擊之斬其驍將虜陣謹乘之

殺相藉突厥走遂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旣而賊果斬師都降拜左屯衛將軍俄爲沃沮道行軍副總管從李靖討吐谷渾軍次青海萬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與虜遇萬均單騎馳突無敢當者還語諸將曰賊易與復馳進擊斬數千級勇蓋三軍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乃勒兵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追至圖倫磧乃還與靖會青海璽書勉勞遷本衛大將軍又副侯君集擊高昌麴

智盛堅守未下萬均麾軍進智盛懼乃降進潞國公會
有訴萬均與高昌女子亂太宗欲窮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禮
若所訴實罪且輕虛則所失重矣詔勿治後帝幸芙蓉園
坐清宮不謹下獄憂憤卒帝驚悼爲舉哀詔陪葬昭陵後
嘗賜羣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勲舊
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異此賜乎因命取焚之舉坐感嘆
弟萬徹萬淑萬備

萬徹與萬均歸高祖授車騎將軍武安縣公事隱太子太
子誅萬徹督宮兵戰玄武門謀而趨秦府衆失色乃示以
太子首然後去與數十騎亡之南山秦王數使貸諭乃出

謝王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從李靖討突厥頡利可汗
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歷右衛將軍蒲州刺史副李勣擊
薛延陀與虜戰磧南率數百騎爲先鋒繞擊陣後虜顧見
遂潰斬首三千級獲馬萬五千封一子爲縣侯改左衛將
軍尚丹陽公主加附馬都尉遷代州都督右武衛大將軍
太宗嘗曰當今名將唯李勣江夏王道宗萬徹而已勣道
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矣貞
觀二十二年以青丘道行軍總管帥師三萬伐高麗次鴨
渌水以奇兵襲大行城與高麗步騎萬餘戰斬虜將所夫
孫虜皆震恐遂傳泊沟城虜衆三萬來援擊走之拔其城

萬徹在軍中任氣不能下人或有上書言狀者帝愛其功直加讓勛而已即爲焚書副將裴行方亦言其怨望李勣曰萬徹位大將軍親主壻而內懷不平罪當誅因詔除籍徙邊會赦還高宗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昵甚因曰我雖病足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曰若國有變當與公共輔荆王謀洩下獄誅臨刑曰萬徹大健兒留爲國効死安得坐遺愛殺之遂解衣顧監刑者曰亟斬我斬之不殊叱曰胡不力三斬乃絕萬備亦以戰功顯歷右領軍將軍梁郡公暢武道行軍總管

萬備有至行居母喪廬墓前太宗詔表異其門以尚輦奉御從伐高麗李勣圍白巖虜遣兵萬餘來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八百騎苦戰中槊創甚爲賊所窘萬備單馬進救何力獲免仕至左衛將軍在武德貞觀時又有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羨等頗以功力顯而皆不終附于左盛彥師者宋州虞城人少任俠隋大業末爲澄城長高祖兵至汾陰彥師率賓客上謁授行軍總管從平京師與史萬寶鎮宜陽李密叛謀出山南萬寶懼謂彥師曰密驍賊也以王伯當輔之挾思東歸之士非計出萬全不爲也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爲公梟其首萬寶問計答曰兵詭道也難豫言即引衆踰洛水入熊耳山命士持滿

夾道伏短兵溪谷間令曰賊半度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趨洛州何爲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張善相我據其要必禽之密果至彥師橫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授武衛將軍鎮熊州討王世充也彥師與萬寶軍伊闕絕山南路世充平爲宋州總管始彥師入關世充以陳寶遇爲宋州刺史待其家不以禮及是彥師因事殺之又殺平生所惡數十家州人震駭皆重足立徐圓朗反詔爲安撫大使戰敗爲賊所執圓朗待之厚令作書招其弟使舉虞城叛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爲賊禽誓死報國若宜善待毋勿以我爲念圓朗笑曰將

軍壯士也置之武德六年圓朗平彥師得還高祖以罪誅之

盧祖尚字季良光州樂安人家饒財好施以俠聞隋大業末募壯士捕盜時年十九善御衆所向有功盜畏不入境字文化及之亂據州稱刺史歃血誓衆士皆感泣越王侗立遣使歸地因署本州總管封沈國公王世充僭位以州歸高祖授刺史封弋陽郡公從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爲前軍總管下宣歙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破之歷蔣州刺史壽州都督瀛州刺史有能名貞觀二年交州都督以賄敗太宗方擇人任之咸以祖尚才備文武可用也召見

內殿謂曰交州去朝廷遠前都督不稱職公爲我行無以道遠辭也祖尚頓首奉詔旣而託疾自解帝遣杜如晦等諭意曰匹夫不負然諾公旣許朕矣豈得悔三年當召不食吾言對曰嶺南瘴癘而臣不能飲當無還理遂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爲天下命斬朝堂旣而悔之詔復其官

劉世讓字元欽京兆醴泉人仕隋爲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以漳川歸授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得其衆數千因授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拒薛舉戰不勝與弟寶皆沒於賊舉令全城下給說使降世

讓陽許之至則告守者曰賊兵極於此矣善自固舉重其節不加害秦王方屯高墉世讓密遣寶間走王言賊虛實高祖悅賜其家帛千匹舉平授彭州刺史俄領陝東道行軍總管從永安王孝基討呂崇茂於夏縣軍敗爲賊所囚聞獨孤懷恩有逆謀唐儉語世讓曰懷恩謀行則國難未息可亡歸白發之世讓逃還高祖方濟河幸懷恩營驚曰世讓之來天也因封爲弘農郡公賜田百畝錢百萬母喪免起爲檢校并州總管寶建德之援王世充也世讓率萬騎出黃沙嶺襲洛州會突厥入寇又詔以兵屯鴈門世讓馳騎八百赴之而可汗軍大至乃保武州可汗與高開道

苑君璋合衆攻之城數壞輒立柵完拒鄭元璠先使可汗
可汗使來說世讓叱曰丈夫奈何爲夷狄作說客邪久之
虜引去元璠還具道其忠賜良馬金帶襄邑王神符鎮并
州世讓數以氣凌之坐是削籍徙康州未幾召授廣州總
管帝問以備邊策答曰突厥數南寇者恃有馬邑爲地耳
如使勇將屯崞城厚儲金帛以招降者數出奇兵略城下
踐禾稼不踰歲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馳
驛經略於是世讓至馬邑高滿政以地來降突厥患之從
反間云世讓與可汗爲亂帝不之察因誅之籍其家貞觀
初突厥降者言世讓無逆謀乃原其妻子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仕隋鄆陽郡書佐涉圖史能言
成敗事性陰狡以天下將亂見北海完富潛介賊破其鄉
取子女玉帛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率宗黨歸順貞觀初
梁師都未平蘭上書陳方略太宗以爲夏州都督府司馬
師都以突厥兵頓城下蘭什旗息鼓賊疑不敢迫夜引去
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師都平遷豐州刺史召爲右領
軍衛將軍十一年爲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攜貳郁射設
阿史那模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間離之頡利果疑模
末懼來降頡利急追蘭逆拒卻其衆封平原郡公俄檢校
代州都督初長社許絢解讖記謂蘭曰天下有長年者咸

言劉將軍當為天下主蘭子昭又曰讖言海北出天子吾家北海也會鄆縣尉游文芝以罪繫獄當死因發其謀蘭及黨與皆伏誅

李君羨洛州武安人初事李密後為王世充驃騎惡世充為人率其屬歸高祖授上輕車都尉秦王引置左右從破宋金剛於介休加驃騎將軍賜以宮人繒帛從討王世充為馬軍副總管世充子玄應自武牢轉糧入洛君羨俘其軍玄應走從破竇建德劉黑闥所向必先登摧其鋒累授左衛府中郎將突厥至渭橋君羨與尉遲敬德擊破之太宗曰使皆如君羨者虜何足憂改左武侯中郎將封武連

縣公北門長上在仗讀書不休帝嘉勞歷蘭州都督左監門衛將軍先是貞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言當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為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陳曰五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邪又君羨官邑屬縣皆武也忌之未幾出為華州刺史會御史劾奏君羨與狂人為妖言謀不軌下詔誅之天授中家屬詣闕訴寃武后亦欲自託詔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贊曰侯君集位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五百人薛萬徹與狂豎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于讒議濫君羨之誅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顧不哀哉

侵交趾和懼欲出迎士廉曰長真兵雖多縣軍遠客勢不
得又城中勝兵尚可戰柰何受制於人和因命爲行軍司
馬逆擊破之高祖遣使徇嶺南武德五年與和來降於是
秦王領雍州牧薦士廉爲治中親重之隱太子與王隙已
熾乃與長孫無忌密計討定是日率吏卒釋囚授甲趨芳
林門助戰王爲皇太子授右庶子進侍中封義興郡公坐
匿王珪奏不時上左授安州都督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昆弟
不相假財士廉爲設條教辯告督勵風俗翕然爲變又引
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秦時李冰導汶江水灌田瀕水

者頃千金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廝引旁出以廣漑道人
以富饒入爲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氏譜
所署用人地無不當者高祖崩攝司空營山陵加特進遷
尚書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太宗幸洛陽太
子監國命攝少師手詔曰端拱三川不憂關中者以屬卿
也久之請致仕聽解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
三品知政事帝代高麗皇太子監國駐定州又攝太傅同
掌機務太子令曰寡人資公訓道而比聽政據按對公情
所未安所司宐別設按奉太傅士廉固辭還至并州有疾
帝即所舍問之貞觀二十一年疾甚帝幸其第爲流涕卒

年七十一又欲臨弔房玄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宐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置勿言即從數百騎出長孫無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不臨喪帝猶不許无忌至流涕乃還入東苑南向哭詔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曰文獻陪葬昭陵方寒食勅尚宮以食四輦往祭帝自爲文喪出橫橋又登城西北樓望哭以過喪高宗即位加贈太尉配享太宗廟廷士廉進止詳華凡有獻納搢紳皆屬以目奏議未嘗不焚橐家人無見者士廉少識太宗非常人以所出女歸之是爲文德皇后及遺令墓不得它藏惟置衣一襲與平生所好書示先王典訓可用終始者初太宗

嘗以山東士人尚閹閹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貲故人謂之賣昏由是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從蔡責天下譜謀參考史傳檢正真僞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梁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襄不復冠冕猶清溪地以取貲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檟不解人間何爲貴之齊據河北梁陳在江南雖有人物偏方下國無可責者故以崔盧王謝爲重今謀士勞臣以忠孝學藝從我定天下者何容納貨舊門向聲背實買昏爲榮耶太上有立德

唐書傳二十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爲公卿大夫世世不絕此謂之門戶今皆反是豈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爲等級高下遂以崔幹爲第三姓班其書天下高宗時許敬宗以不敘武后世又李義府恥其家無名更以孔志約楊二卿史玄道呂才等十二人刊定之裁廣類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敘所以然以四后姓鄼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爲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爲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敘之凡九等改身及昆弟子孫餘屬不入改爲姓氏錄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昇譜限搢紳恥焉目爲勲格義府奏悉

索氏族志燒之又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爲昏三品以上納幣不得過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爲歸裝夫氏禁受陪門財先是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寶等爲冠其後矜尚門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婿皆取當世勲貴名臣家未嘗尚山東舊族後房玄齡魏徵李勣復與昏故望不減然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縣隔李義府爲子求昏不得始奏禁焉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昏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

不能禁世以爲敝云士廉六子履行審行真行有名六子
履行居母喪毀甚太宗諭使彊食尚東陽公主襲爵錄戶
部尚書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有名坐長孫无忌左授
洪州都督改永州刺史
真行至左衛將軍其子岐連章懷太子事詔令自誠切真
行以佩刀刺殺之斷首棄道上高宗鄙其爲貶睦州刺史
審行自戶部侍郎貶渝州刺史

士廉五世孫重字文明以明經中第李弼表鹽鐵轉運判
官善職凡十年進累司門郎中敬宗慎置侍講學士重以
簡厚惇正與崔郾偕選再擢國子祭酒文宗好左氏春秋
命分列國各爲書成四十篇與鄭覃刊定九經于石出爲
鄂岳觀察使以美政被褒久之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
贈太子少保

贊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
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推敘昭穆使百代不得
相亂也遭晉播遷胡醜亂華百宗蕩折士去墳墓子孫猶
挾系錄以示所承而代閥顯者至賣昏求財汨喪廉恥唐
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爲衰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都
廢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
出彭城悠悠世胄訖無考按冠冕阜隸混爲一區可太息

哉

竇威字文蔚岐州平陸人父熾在周爲上柱國入隋爲太傅太穆皇后其從兄弟女也威沉邃有器局貫覽群言家世貴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尚文諸兄詆爲書癡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授祕書郎當遷不肯調者十年故其學益博而諸兄以軍功位通顯矣薄威職閑冗更謂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棲遲不偶汝尚何求邪威笑不荅蜀王秀辟爲記室威以秀多不法謝疾去秀廢府屬皆得罪威獨免大業中累遷內史舍人數諫許旨轉考功郎中後坐事免高祖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錄參軍方天下亂禮典湮缺威

多識朝廷故事乃裁定制度帝語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武德元年授內史令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爲諭帝益親矚嘗引入臥內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爲天子而公爲內史令事固有不等耶威懼頓首謝曰臣家在漢再爲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族夸我邪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爲帝戚不亦貴乎後寢疾帝臨問及卒哭之慟贈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謚曰清威性儉素家不樹產比喪無餘貲遺令薄葬詔皇太子百官臨送

兒子軌字士則父恭仕周爲雍州牧鄴國公軌性剛果有威大業中爲資陽郡東曹掾去官歸高祖起兵軌募衆千餘人迎謁長春宮帝大悅賜良馬十匹使略地渭南下永豐倉收兵五千從平京師封贊皇縣公爲大丞相諮議參軍稽胡賊五萬掠宜春詔軌討之次黃欽山遇賊乘高叢尉衆爲却軌斬部將十四人更技其次代之身擁數百騎殿令曰聞鼓不進者斬旣鼓士爭赴賊賊射不勝大破之斬首千級獲男女二萬擢太子詹事赤排羌與薛舉叛將鍾俱仇寇漢中拜秦州總管討賊連戰有功餘黨悉降復鄴國舊封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党項引吐谷渾寇松州詔軌與扶州刺史蔣善合援之善合先期至敗之鉗川軌進軍臨洮擊左封走其衆度羌必爲患始屯田松州詔率所部兵從秦王討王世充明年還蜀軌旣貴益嚴酷然能自勤苦每出師臨敵身未嘗解甲其下有不用命即誅至小過亦鞭箠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慄由是蜀盜悉平初以其甥爲腹心嘗夜出呼不時至斬之又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厨旣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冤監刑者疑不時決軌并斬之後入朝賜坐御榻容不肅又坐對詔帝怒曰公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公斬誅略盡我隴種車騎尚不足給公因繫詔獄俄釋之

還鎮益州。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詔至，軌內詔懷中，雲起問詔安在，軌不肯示，因執殺之。行方懼，奔京師，得免。是歲，行臺廢，授益州都督，加食邑戶六百。貞觀元年，召授右衛大將軍，出爲洛州都督。周洛間因隋亂，人不土著，軌不令諸縣有游手末作者，按之由是威信大行，民皆趨本卒，贈并州都督。子奉節尚末，嘉公主歷左衛將軍、秦州都督。

軌弟琮，有武幹，大業末犯法亡命太原，依高祖。與秦王有憾，不自安。王方收天下豪英，降禮接之，與出入卧內。琮意乃釋，大將軍府建，引爲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授金紫光

祿大夫，封扶風郡公。從劉文静擊屈突通於潼關，敗其將桑顯和，遁去。琮以輕騎追獲於稠桑，進兵下陝縣，拔太原倉，遷左領軍大將軍，賜物五百段。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款，命琮總萬騎自柏崖迎之，逗留不進。武見殺，坐除名。武德初，爲右屯衛大將軍。時將圖洛陽，詔琮留守陝，護饒道王世充將羅士信，數以兵鈔絕琮，使人說降之。東都平，檢校晉州總管，從隱太子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賜黃金五十斤。卒，贈左衛大將軍，謚曰敬。永徽五年，加贈特進。

威從兄子抗，字道生，父榮，定爲隋洛州總管。陳國公諡曰

懿母隋文帝姊安成公主也抗美容儀性通率涉見圖史以帝甥蚤貴入太學釋褐千牛備身儀同三司侍父疾束帶五旬不弛居喪哀癯過常襲爵累轉梁州刺史將之官文帝幸其第酣宴如家人禮毋卒數號絕詔宮人節哭歲餘爲岐州刺史轉幽州總管所至以寬惠聞漢王諒反煬帝疑抗爲應遣李子雄馳往代之子雄因誣抗得諒書不奏按鞫無狀然坐是遂廢抗與高祖少相狎及楊玄感反抗謂高祖曰玄感爲我先耳李氏名在圖錄天所啓也高祖曰爲禍始不祥公無妄言煬帝遣抗出靈武連護長城開高祖已定京師喜曰此吾家婿豁達有大度真撥亂主

也因歸長安高祖見之喜握手曰李氏果王何如因置酒爲樂授將作大匠兼納言尋罷爲左武侯大將軍帝聽或引升御坐旣退入卧內從容談笑極平生歡以兄呼之宮中稱爲舅或留宿禁省侍燕豫然未嘗干朝廷事後從秦王平薛舉功第一又從征王世充東都平冊勲於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與馬賜女樂一部珍幣不貲卒贈司徒謚曰密子衍靜誕衍襲爵

靜字元休在隋佐親衛以父得罪煬帝久不之進高祖入京師擢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爲邊患糧道不屬靜表請屯田太原以省餽運議者以流亡未復不宜重困

於是召入與裴寂蕭瑀封倫廷議寂等不能屈帝從之歲
收粟十萬斛詔檢校并州大總管又請斷石嶺以爲鄯塞
制突厥之入太宗卽位授司農卿封信都縣男趙元楷爲
少卿靜節其聚斂因會官屬大言曰如煬帝奢侈竭四海
自奉司農須公矣今天子躬節儉屈一人安兆庶惡用公
哉元楷大慙改夏州都督突厥攜貳諸將出征者過靜靜
爲陳虜中虜實諸將由是大克獲又聞其部落郁射所部
鬱孤尼等九俟斤皆內附帝嘉之賜馬百匹羊千隻及禽
頡利詔處其衆河南靜上書曰夷狄窮則搏噬飽則群聚
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教也衣食仰給不恃耕桑今損有爲

之民資無知之虜得之無益於治失之不害於化况首丘
未忘則一旦變生犯我王略矣不如因其破亡假以賢王
二號妻之宗女披其土地部落使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則
世爲藩臣矣帝雖不從然嘉其忠優詔荅曰北方之務悉
以相委以卿爲寧朔大使朕無北顧憂矣再遷民部尚書
卒謚曰肅子達尚遂安公主襲爵

誕隋末起家朝請郎義寧初辟丞相府祭酒封安豐郡公
尚襄陽公主從秦王征薛舉爲元帥府司馬累遷太常卿
高祖諸子幼未出宮者十餘王國司家事皆誕主之出爲
梁州都督貞觀初召授右領軍大將軍進華國公爲宗正

卿太宗與語昏謬失對乃下詔曰誕比褻耗不能事朕知而任之是謂不明且爲道擇人者治爲人擇官者亂其以光祿大夫罷就第卒贈工部尚書荊州刺史謚曰安

抗弟璉字之推性沈厚隋大業末爲扶風太守唐兵起以郡歸歷民部尚書從秦王平薛仁果賜錦袍尋鎮益州時蜀盜賊多皆討平之與皇甫無逸不協數相訴毀因請入朝至半道詔還之璉內愛恐會使者至璉引宴卧內厚餉遺無逸以聞坐免官未幾授祕書監封鄧國公貞觀初遷將作大匠詔脩洛陽宮鑿池起山務極侈浮費不勝筭太宗怒詔毀之免其官以鄴王納璉女爲妃復位卒贈禮部

尚書謚曰安璉有巧思工書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雅樂是正鍾律云

威從孫德玄隋大業中起家國學生祖照尚周文帝義陽公主封鉅鹿郡公父彥襲爵終隋西平太守兄德明師事陳留王孝逸通知文史漢王諒反遣將綦良攻黎州德明年十八募士五千號令嚴整倍道擊賊破之以功擢累齊王府屬坐事免高祖兵叩長安而宗室孝基神符道宗及竇誕趙慈景等並繫獄隋將衛文昇陰世師欲殺之德明諫曰罪不在此殺之無傷於彼祇取怨焉不如縱之乃止長安平謁高祖終不自言時稱長者拜考功郎中從秦王

擊王世充封顯武男歷常愛二州刺史卒德玄始爲高祖
丞相府千牛歷太宗時不甚顯高宗以舊臣自殿中少監
爲御史大夫歲中遷司元太常伯時帝又以源直心爲奉
常正卿劉祥道爲司刑太常伯上官儀爲西臺侍極郝處
俊爲太子左中護凡十餘人皆帝自擇以示宰相李勣等
皆頓首謝麟德初進檢校左相勤職約已天子嘗臨朝咨
其清素加以賜賚居位數年贊圖封禪事與李勣皆爲使
帝次濮陽問古謂帝丘德玄不能對許敬宗具道其然帝
稱善敬宗自矜于人德玄知不爲忤衆服其量禮成進爵
二級以弟德遠未及爵願分封詔可故德玄封鉅鹿男德
遠樂安男德玄迎時取合未嘗有過然無它補益卒年六
十九贈光祿大夫幽州都督謚曰恭
贊曰高竇雖緣外戚姻家然自以才猷結天子厠跡名臣
垂榮無窮時有遇合故凡諸事業古來賢豪不遭興運埋
光鏹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咤哉竇宗自魏訖唐支胄扶
疏數百年所馮厚矣

高竇列傳第二十

房杜列傳第二十一

唐書九十六

宋

祁奉

勅

撰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父彥謙仕隋歷司隸刺史玄齡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有之不為子孫立長久計淆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閱終當內相誅夷視今雖平其亡豈可須也彥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祕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即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云補隰城尉漢王諒反坐

唐書列傳三
累徙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父疾綿十旬不解衣及喪勺飲不入口五日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公爲秦王即授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辦文約理盡初不著豪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仕每爲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惟聖人克之大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杜如晦

協判大計累進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文學館學士故太子忌二人者竒譖于帝皆斥逐還第太子將有變王召二人以方士服入夜計事事平王爲皇太子擢右庶子太子即位爲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進爵邢國公食邑千三百戶餘皆次叙封拜帝顧群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無有諱各爲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玄齡等以刃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故建德之南軍敗不振討黑闥反動望風輒奔今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

叔父以親宜無愛者顧不可緣私與功臣競先後爾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怙跋攘袂或指畫自陳說見神通愧屈乃曰陛下至不私其親吾屬可妄訴邪進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更封魏帝曰公爲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材比聞閱謀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方時草昧群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旣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敝哀刻窮之國繇此衰則守文爲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

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忘見守文之不爲易然創業之不易旣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會詔大臣世襲授宋州刺史徙國梁而羣臣讓世襲事故罷刺史遂爲梁國公未幾加太子少師始詣東宮皇太子欲拜之玄齡讓不敢謁乃止居宰相積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詔不聽頃之進司空仍總朝政玄齡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也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顧公筋力未衰毋多讓晉王爲皇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以母喪賜塋昭陵園起復其官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

糧械飛輪軍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數上書勸帝願毋輕
敵久事外夷固辭太子太傅見聽晚節多病時帝幸玉華
宮詔玄齡居守聽臥治事稍棘召許肩輿入殿帝視流涕
玄齡亦感咽不自勝命尚醫臨候尚食供膳日奏起居狀
少損卽喜見於色玄齡顧諸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
高麗未止上含怒意決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
矣遂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
皆制之矣爲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
辮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披置州學高昌吐渾偏師掃
除惟高麗歷代連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弑逆身自將六

軍征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殘衆孽君縮氣不
敢息可謂功倍前世矣易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
惟聖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爲陛
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旣
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知矣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
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苟救其
死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疏食停音樂以人命
之重爲感動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
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柩車抱枯骨摧心
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

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爲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敝中國爲舊王雪耻新羅報仇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舩罷應募之衆卽臣死骨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懼尚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決詔皇太子就省擢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年七十一贈太尉并州都督謚曰文昭給班劍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粟二千斛陪葬昭陵高宗詔配享太宗廟廷玄齡當國夙夜勤疆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媚忌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

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已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貞觀末年以譴還第黃門侍郎褚遂良言於帝曰玄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風俗玄齡敕子弟汛掃廷堂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帝在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帝討遼玄齡守京師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駟遣追帝

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其委任類如此
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
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
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子遺直嗣
次子遺愛誕率無學有武力尚高陽公主爲右衛將軍公
主帝所愛故禮與它婿絕主驕蹇疾遺直任嫡遺直懼讓
爵帝不許主稍失愛意怏怏與浮屠辯機亂帝怒斬浮屠
殺奴婢數十人主怨望帝崩哭不哀高宗時出遺直汴州
刺史遺愛房州刺史主又誣遺直罪帝敕長孫无忌鞠治
乃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以先勲免貶

銅陵尉詔停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祖果有名周隋間如晦少英
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大業中預吏
部選侍郎高孝基異之曰君當棟梁用願保令德因補
滄陽尉棄官去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爲府兵曹參軍徙陝
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
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
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
留莫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祕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
才之莫見所涯進陝東道大行臺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

唐文苑傳卷二十一
兼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建爲中郎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
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食邑三千戶別食益州千三百戶
俄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摠監東宮兵進位尚書右僕射
仍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
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
職陰剴諷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勲舊進特其才可
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耶斥嶺表久之以
疾辭職詔給常俸就第醫候之使道相屬會病力詔皇太
子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梗塞以未亂擢其子左千牛構
兼尚舍奉御薨年四十六帝哭爲心傷贈開府儀同三司及

葬加司空謚曰成手詔虞世南勒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
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
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泫淚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
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爲玄齡
言之敕所御饌往祭明年之祥遣尚宮勞問妻子國府官
佐亦不之罷恩禮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追贈密州刺史
徙國菜方爲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
討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
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
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構位慈

州刺史次子荷性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官至尚乘奉御封襄陽郡公承乾謀反荷曰琅邪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爲太上皇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象軒轅構以累貶死嶺表

如晦弟楚客少尚竒節與叔父淹皆沒於王世充淹與如晦有隙譖其兄殺之并囚楚客瀕死世充平淹當誅楚客請于如晦不許楚客曰叔殘兄今兄又棄叔門內幾盡豈不痛哉如晦感悟請之高祖得釋方建成難作楚客遁舍嵩山貞觀四年召爲給事中太宗曰君居山似之矣謂非宰相不起渠然邪夫走遠者自近人不恤無官患才不副

而兄與我異支一心者爾當如兄事吾吾而輔我楚客
謝因擢爲中郎將每人直盡夕不釋仗帝知而勞之楚
州刺史政有能名徙瀛州後爲魏王府長史遷工部尚書
攝府事以威肅聞揣帝意薄承乾乃爲王諧媚用事臣數
言王聰睿可爲嗣人或以聞帝隱恚及王貶爵暴其罪以
如晦功免死廢于家終虔化令

淹字執禮材辯多聞有美名隋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
曰上好用隱民蘇威以隱者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爲
不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赦還高孝基爲雍州司馬薦
授承奉郎擢累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少吏部頗親近

用事洛陽平不得調欲往事隱太子時封倫領選以諗房
玄齡玄齡恐失之白秦王引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
學士嘗侍宴賦詩尤工賜銀鍾慶州總管楊文幹反辭連
太子歸罪淹及王珪韋挺並流越雋王知其誣餉黃金三
百兩及踐阼召爲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食四百戶淹建
言諸司文按稽期請以御史檢促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
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按求疵是大苛且
侵官淹嘿然帝曰何不申執對曰倫所引國大體臣伏其
議又何言帝悅以資博練帝敕東宮儀典簿最悉聽淹
言俄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所薦羸四十人後皆知名

嘗白郅懷道可用帝問狀淹曰懷道及隋時位吏部主事
方煬帝幸江都群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
曰臣與衆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讜言
謝曰臣位下又顧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內以君不足諫
尚何仕食隋粟忘隋事忠乎因顧群臣公等謂何王珪曰
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泄冶諫亦死則曰民之多僻無自
立辟祿重責深從古則然帝笑曰卿在隋不諫宜置世充
親任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帝曰世充悞諫飾非卿
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勉曰今任卿已可有諫未答
曰願死無隱貞觀二年疾帝爲臨問卒贈尚書右僕射謚

曰襄始淹典二職貴重於朝矣而亡清白名獲譏當世子
敬同襲爵官至鴻臚卿

如晦五世孫元穎貞元末及進士第又擢宏詞數從使府
辟署稍以右補闕爲翰林學士敏文辭憲宗特所賞歎吳
元濟平論書詔勤遷司勳負外郎知制誥穆宗以元穎多
識朝章尤被寵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以本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安縣男自帝即位不閱歲至宰
相搢紳駭異甫再暮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帝
爲御安福門臨餞敬宗驕僻不君元穎每欲中帝意以固
幸乃巧索珍異獻之踵相躡於道百工造作無程歛取

重至削軍食以助裒畜又給與不時戍人寒飢乃仰足蠻
徼於是人人咨苦反爲蠻內規戎備不脩太和三年南詔
乘虛襲戎雋等州諸屯聞賊至輒潰戍者爲鄉導遂入成
都已傳城元穎尚不知乃率左右嬰牙城以守賊大掠焚
郭郭殘之留數日去蜀之寶貨工巧子女盡矣初元穎計
迫將挺身走會救至乃止文宗遣使者臨撫南詔南詔上
言蜀人祈我誅虐帥不能克請陛下誅之以謝蜀人由是
貶邵州刺史議者不厭斥爲循州司馬官屬崔璜紇于裊
盧并悉奪秩分逐之元穎死於貶所年六十四將終表丐
贈官乞歸葬詔贈湖州刺史元穎與李德裕善會昌初德

唐書列傳三十一
十一
裕當國因赦令復其官第元絳終太子賓客元絳子審權
審權字殷衡第進士辟浙西幕府舉拔萃中爲右拾遺宣
宗時入翰林爲學士累遷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懿宗立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門下侍郎出爲鎮海軍節度使同
平章事龐勛亂徐州審權與令狐綯崔鉉連師犄角饋粟
相銜王師賴濟勛破進檢校司空入爲尚書左僕射襄陽
郡公繼領河中忠武節度使卒贈太子太師謚曰德審權
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在方鎮視
事有常處要非日入未始就內寢坐必斂衽常若對大賓
客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即旁無人自起徹鉤手擁

簾徐下乃退與杜棕俱位將相棕先進故世謂審權爲小
杜公

子讓能字群懿擢進士第從宣武王鐸府爲推官以長安
尉爲集賢校理喪母以孝聞又辟劉鄩牛勣二府稍進兵
部員外郎蕭遘領度支引判度支按僖宗狩蜀奔謁行在
三遷中書舍人召爲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綏徠書
詔叢浩讓能思精敏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筭帝
倚重之從還京師再遷兵部尚書封建平縣子李克用兵
至帝夜出鳳翔蒼黃無知者讓能方直徒步從十餘里得
遺馬褭紳爲勒乘之朱玫兵逼乘輿帝走寶雞獨讓能從

唐書列傳三十一
十一
翌日孔緯等乃至俄而進狩梁是時棧道爲山南石君涉所毀天子間關嶮澁讓能未嘗暫去側帝勞曰朕失道再違宗廟方艱難時卿不少捨朕蓋古所謂忠於所事邪讓能頓首曰臣世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扞牧圉臨難苟免臣之恥也帝次襄中擢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時嗣襄王煝卽僞位疆藩大鎮附者已十八貢賦不輸行在無以備賞勞衛兵往往乏食君臣搏手無它策讓能建遣大使入河中以諭王重榮重榮果奉詔已而京師平進中書侍郎徙封襄陽郡公官吏多汗僞署有司皆欲論死讓能以脅從不足深治固爭之多所全貸昭宗之

進尚書左僕射晉國公賜鐵券累進太尉李茂貞守鳳翔自大順後兵竄疆恃有功不奉法朝廷弱弗能制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請以師問罪未報而兵出帝忿其專然不得已從之山南平詔茂貞領興元武定而以徐彥若爲鳳翔節度使分果閬州隸武定軍茂貞怨不赴鎮上章語悖慢又詒書讓能詆責以爲助守亮爲亂抑忠臣奪已功其言醜肆京師凶懼日數千人守闕下候中尉西門重遂出請與茂貞鳳翔地爲百姓計答曰事出宰相我無預茂貞益怨帝怒詔讓能計議且趣調發經月不就第時宰相崔昭緯陰結茂貞及王行瑜讓能所言悉漏之

茂貞乃以健兒數白雜市人候昭緯與鄭延昌歸第擁肩輿譟曰鳳翔無罪幸公不加討以震驚都輦昭緯曰上委杜太尉吾等何知市人不識孰爲太尉即投瓦石妄擊昭緯等走而免遂喪其印帝愈怒捕首惡誅之京師爭避亂逃山谷間讓能諫帝曰茂貞固宐誅然大盜適去鳳翔國西門又陛下新即位願少寬假以貞元故事姑息之不可使怨望帝曰今詔令不出城門國制撓弱賈生慟哭時也朕顧奄奄度日坐觀此邪卿爲我圖之朕自以兵屬諸王讓能曰陛下欲削滌潛嫚剛主威隆王室中外大臣所宐共成之不可專任臣帝曰卿元輔休戚與我均何所避

泣曰臣位宰相所以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陛下敢計身乎且陛下之心憲祖心也但時有所未便它日臣蒙晁錯之誅顧不足弭七國患然敢不奉詔景德二年以嗣覃王爲招討使神策將李鐵副之率師三萬送彥若赴鎮昭緯內畏有功密語茂貞曰上不喜兵一出太尉茂貞乃悉兵迎戰整屋覃王敗乘勝至三橋讓能曰臣固豫言之臣請歸死以紓難帝涕下不能已曰與卿決矣再貶雷州司戶參軍茂貞尚駐兵請必殺之乃賜死年五十三弟彥林官御史中丞弘微戶部侍郎皆及誅帝痛之後贈太師子光又次子曉不復仕曉入梁貴顯于世

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群盜天下已平用玄齡
如晦輔政興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
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
所以致之之蹟逮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
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
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
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
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歎則謨謀果有大過人者方
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
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
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
曉者蓋房杜之細邪

房杜列傳第二十一

魏徵列傳第二十二

唐書九十七

宋

祁

奉

敕

撰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貲產不營有大志
通貫書術隋亂詭爲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
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旣聞徵所爲促召之徵
進十策說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頊曰魏
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
此二者不可以戰若浚池峭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
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頊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後從密
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馳駟至

黎陽時李勣尚爲密守徵與書曰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振卒歸唐者曰知天命有所歸也今君處必爭之地不早自圖則大事去矣勣得書遂定計歸而大發粟饋淮安王之軍會竇建德陷黎陽獲徵爲拜起居舍人建德敗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聞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當是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亂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帝曰爾行安喻河北道

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官府舊人普原之今復執選志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往人不信即貸而後聞使還當悅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

臣母俾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祇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因問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爲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徵諫曰陛下

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昏世上下取之豈爲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詔停冊貞觀三年以祕書監參豫朝政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囚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怛紇干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瀕塞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爲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敝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於是帝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先是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

曰大亂之易治譬飢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荅曰此不為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晷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爾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惡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然心以為不可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

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帝幸九成宮宮御舍園川宮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聞怒曰威福由是等邪何輕我宮人詔并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宮人止後宮掃除隸耳方大臣出官吏諮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夫官舍園靖等見官吏之所吏不可不謁也至宮人則不然供饋之餘無所參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帝悟寢不問後宴丹霄樓酒中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事隱太子彙刺王

時誠可惡我能棄怨用才無羞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即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即應須別陳論顧不得徵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禹所以事堯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七年爲侍中尚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徵不素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耶善治鍛而爲器人皆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亦不

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庸得便爾徵懇請數却愈幸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祿賜國官防閣並同職事文德皇后旣葬帝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尋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如許之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爲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柰何令人悔爲不奢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足邪帝

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曰書稱明德慎罰惟刑之
卹禮曰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
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
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
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
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
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瘢蓋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
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
措非所聞也且暇豫而言皆敦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
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饒簿之風先搖昔州犁上下其

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况人主而自
高下乎頃者罰人或以供張不贍或不能從欲皆非致治
之急也夫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
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以隋府藏况今之資儲
以隋申兵况今之士馬以隋戶口况今之百姓絜長度大
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彊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
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
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思危治不
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
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以至戮辱而不悟滅亡之所

由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爲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欲省游畋息靡麗罷不急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今旣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奢淫佚有以動之也帝宴羣臣積翠池酣樂賦詩徵賦西漢其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它日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

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疆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對曰陛下初卽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荅曰朕卽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得劾其僞將論死戴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謂胄曰第守法如此不畏濫罰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脩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歛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恚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卽近訕謗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

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先是帝作飛山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憚殊俗一旦舉而棄之彼煬帝者豈惡治安喜滅亡哉恃其富彊不虞後患也驅天下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宇臺榭是飾徭役無時干戈不休外示威重內行險忌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殞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聖哲乘機拯其危溺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竒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毀廣殿安處卑宮德之上也若成功不廢卽

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惟王業之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靡使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以暴易暴與亂同道夫作事不法後無以觀人怨神怒則災害生災害生則禍亂作禍亂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宮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徵陳事曰臣聞爲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

令君子弗爲也自王道休明絲十餘載君廩愈積土地益
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
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
巧謂同心爲朋黨告訐爲至公疆直爲擅權忠讜爲誹謗
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僞無咎疆直者畏
擅權而不得盡忠讜者慮誹謗而不敢與之爭熒惑視聽
鬱於大道妨化損德無斯甚者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得
失或訪諸小人是譽毀常在小人而督責必加君子也夫
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慮不及遠雖使竭方盡誠猶未元
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顏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

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
害於正小人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忠今謂之善人矣
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故上不信則
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義大矣昔齊桓公
問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
曰此固非其善者然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
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人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
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
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間倫曰鼓之畜夫間倫知之
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

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不爲穆伯曰間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安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況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爲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帝手詔嘉答於是廢明德宮玄圃院賜遭水者宅日宴羣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

諫正朕違爲國家長利微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時上封者衆或不切事帝狀之欲加譙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已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所陳言而是乎爲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幃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變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

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
索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
陛下居常論議遠希堯舜今所爲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
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慎乎若朽索之馭
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
畏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爲頃旣奢
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
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爲勞役哉此
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
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每

營構輒曰弗爲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
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
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
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
則有時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至治非所聞也此不克
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
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
廣而糞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
士如渴賢者所舉卽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
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

或一朝疑而斤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
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爲臧否使讒佞
得行守道䟽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
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
晨出夕返馳騁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
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
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
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
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與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
疎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

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
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
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敝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
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繼屬於塵遞子背望於道脫有
一殺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怙泰此不克終十
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燬
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
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
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
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

列爲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
因賜黃金十斤馬二匹高昌平帝宴兩儀殿歎曰高昌若
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
子庶幾獲安也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
者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爲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願
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東縛於魯時使甯戚無忘飯
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
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
牙之爲人也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
賁金帛諸國市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彼

必以爲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諸
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矣魏文帝欲求
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爲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
不足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言乎帝遂止是後右僕射缺
欲用徵徵讓得不拜皇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
今忠謇貴重無踰徵我遣傳皇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
矣卽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爲助
我賴公其義也公雖卧可擁全之十七年疾甚徵家初無
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爲營構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
其尚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樂膳賜遺無算中使

者綴道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帶帝悲懣拊之流涕問所欲對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主亦從帝曰公彊視新婦徵不能謝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薨帝臨哭爲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内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相州都督諡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劔四十人陪葬昭陵將葬其妻裴辭曰徵素儉約今假一品禮儀物褻大非徵志見許乃用素車白布幘帷無塗車芻靈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晉王奉詔致祭帝作文于碑遂書之又賜家封戶九百帝後臨朝嘆曰以銅爲鑑

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爲霽威議者謂賁育不能過嘗上冢還奏日向聞陛下有關南之行旣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

唐書列傳二十二
遂停耳始喪亂後典章湮散徵奏引諸儒校集祕書國家
圖籍粲然完整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
數年而成帝美其書錄寘內府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
不忘經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
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斃舉有所諷切如此徵亡帝思不已
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媚之毀短百為徵嘗薦
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娥
人遂指為阿黨又言徵嘗錄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
帝滋不悅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為碑顧其家衰矣遼東之
役高麗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君

在吾有此行邪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
墓復立碑恩禮加焉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
為光祿少卿神龍初以其子膺紹封叔璘禮部侍郎武后
時為酷吏所殺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
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華為檢校太
子左庶子武陽縣男開元中寢堂史子孫哭三日詔百官
赴弔徵五世孫暮

暮字申之擢進士第同州刺史楊汝士辟為長春宮巡官
文宗讀真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汝士薦為右拾遺暮
姿宇魁秀帝異之邕管經略使董昌齡誣殺參軍衡方厚

貶淑州司戶俄徙挾州刺史暮諫曰王者赦有罪唯故無赦比昌齡專殺不辜事跡暴章家人銜冤萬里投訴獄窮罪得特被矜貸中外以爲屈法今又授刺史復使治人紊憲章垂至治不見其可有詔改洪州別駕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没入宮暮上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于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閱選百十未已莊宅妝市疊疊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宗姓不育寵幸爲累傷治道之本速塵穢之嫌諺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孝本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指事

直言無所避每覽國史朕與嘉之暮爲拾遺屢有獻納夫備灑埽於內非曰聲妓恤宗女之幼不爲漁取然疑似之間不可戶曉暮辭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于暮雖居位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莫暮爲右補闕先是帝謂宰相曰太宗得徵參裨闕失朕今得暮又能極諫朕不敢仰希貞觀庶幾處無過之地教坊有功善爲新聲者詔授揚州司馬議者頗言司馬品高卽官刺史迭處不可以授賤工帝意右之宰相諭諫官勿復言暮獨固諫不可工降潤州司馬荆南監軍呂令琛縱僉卒辱江陵令觀察使韋長避不發移內樞密使言狀暮劾長任察廉矩監軍侵

屈官司不以上聞私白近臣亂法度請明其罰不報俄爲起居舍人帝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暮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甘棠帝因救暮曰事有不常毋嫌論奏暮對匿頓爲諫臣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毋辭也帝索起居注暮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爲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旣嘗觀之暮曰向者取觀史氏爲失職階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爲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進興及黨

與治軍中反狀具帝自臨問詔命斬囚以徇御史中丞高元裕建言獄當與衆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決大獄不與知律令謂何請歸有司未報暮上言事繫軍卽推軍中如齊民宜付府縣今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停決詔神策軍以官兵留仗內餘付御史臺臺憚士良不敢異卒皆誅死擢諫議大夫兼起居舍人弘文館直學士暮固讓不見可乃拜始暮之進李珣楊嗣復實推引之武宗立暮坐二人黨出爲汾州刺史俄貶信州長史官宗嗣位移郢商二州刺史召授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杜中立姦賊權戚縮氣俄兼戶部侍郎事暮奏中丞紀綱

所寄不宜雜領錢穀乞專治戶部詔可頃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今天下粗治惟東宮未立不早以正人傳導之非所以存副貳之重且泣下帝爲感動自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開陳者時帝奉秋高嫡嗣未便暮輔政白發其端朝議歸重會唐毗國獻象暮以爲非土性不可畜請還其獻詔可河東節度使李業殺降虜邊部震擾業內恃憑藉人無敢言者暮奏徙滑州遷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首懼而瘞之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有異謀按之無它狀投曙嶺外慶免議者謂奴訴主法不聽暮引律固爭卒論慶死累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

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上疾求代召拜吏部尚書用久疾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六贈司徒暮爲宰相議事天子前它相或委抑規諷惟暮謹切無所回畏宣宗嘗曰暮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爲令孤絢所忌讒罷之

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歿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爲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汗曉曉者難全自古所嘆云唐柳芳稱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爲三代遺直諒哉暮之論議挺挺有祖風烈

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直若若暮之論蕭瑀與李顯風俗

香臭我與製香讓全自古制製之亦不遠矣蘇祥叔賦不伏

魏徵列傳第三十二

魏徵列傳第三十二

魏徵列傳第三十二

魏徵列傳第三十二

魏徵列傳第三十二

魏徵列傳第三十二

魏徵列傳第三十二

魏徵列傳第三十二

